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 《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簡錦松

(高雄) 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一、前言

阮秉謙 (Nguyễn Bình Khiêm, 1491-1585) 是越南莫朝著名詩人¹。本研究採用現地研究法，首先利用越南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簡稱 NLV) 所收藏的阮秉謙《白雲庵詩集》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和多種越南古代地理方志，分析阮秉謙詩文，再依據阮秉謙本人的敘述，進行衛星地圖的分析擬測。在此期間，筆者曾於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親赴越南進行現地的調查。我先訪問了位在河內市的「越南社會科學院」，在該院所屬的「漢喃研究所」中借閱了 NLV 館藏之外的十五種阮秉謙詩集，再於該院的哲學研究所舉辦演講會，聽取河內阮秉謙研究學者的意見。隨後赴海防市，訪問曾對阮秉謙〈中津觀碑記〉做過現地調查的吳登利教授。在吳教授的協助下，對海防市區與海防所轄的建安縣、先朗縣、永寶縣、塗山郡的地形與交通細節，作了深入的了解。最後，我以現地研究方法，對阮秉謙筆下的白雲庵相關地點，進行了 GPS 測量與拍攝，完成現地驗證步驟。

本論文預期解決以下四個問題：

(1) 了解《白雲庵詩集》的現存狀況，並指出誤入本集的他人詩作。

¹ 有關阮秉謙生平，可參考 Tạ Ngọc Liên, *Renowned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Nguyễn Bình Khiêm* (Hà Nội: Thê Giới Publishers, 2004)，還有專為阮秉謙介紹而架設的 Facebook 網頁：<https://www.facebook.com/pages/Nguy C3 AA CC 83n-Bi CC 89nh-Kh C AAm/110758252351336>。

- (2) 考定阮秉謙「雪金江」的現代指謂，並對「中津月渡」作出 GPS 定位。
- (3) 重建白雲庵與中津觀（館）的現場形貌，並以「看山經驗」，探析白雲庵詩的寫實趣味。
- (4) 修正流傳的阮秉謙譜記內容，為阮秉謙重作歷史定位。

對於第一個問題，本人將阮秉謙詩重新打字、排序、校勘，建立基礎檔案，然後經由各種版本的互校，全面掌握這些詩篇，解說各種版本的編排得失，並由篇題及詩句的線索，找出誤收為阮秉謙作品的他人詩作。

對於第二個問題，我以十餘年來從事的「現地研究方法」，用現場觀念來解讀阮秉謙的其詩與其地，將阮秉謙的詩中最重要的地點——雪金江與中津，先在“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進行擬測運算，然後再到越南現場，以現地河川及遠近之山與方志文獻互相驗證，確認雪金江名的古今變化，並給中津月渡定位。

對於第三個問題，我進行了兩件工作，第一，是計算白雲庵與中津館的互動關係，指出白雲庵內的各項建築分布的結構，使研讀《白雲庵詩集》者，可以恍如身在白雲庵，遊於中津館，用現場感受來欣賞這些詩篇。第二，是以現地所得的影像與衛星地圖技術，解析阮秉謙詩中的看山問題，指出其在「寫實」與「好古」之間的衝突與協調。

對於第四個問題，一般談論阮秉謙生平的人，都直接採信各本《白雲庵詩集》所附載的四種傳記材料：〈白雲庵事跡〉——見《刻本》卷首、〈狀元程國公履歷記〉——見《鈔本甲》卷首、〈史記·阮秉謙傳〉——附鈔於《鈔本甲·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之頁眉、〈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見《鈔本乙》卷首。不過，我因為在前述詩集基礎工作上，已經發現許多詩篇所言與這四種的傳記內容齟齬不合，因而，我再以原詩與各種文獻深入比對，最後發現上述四種傳記都想把阮秉謙拉進黎朝的陣營，而實際上，阮秉謙始終都是莫朝的支持者。

至於《阮秉謙詩集》中的詠物詩部分，因篇幅所限，在本文中未作討論。

二、《白雲庵詩集》的版本及糾謬

(一) 本文使用的版本

1. 引用之本

本文採用 NLV 所藏的五種阮秉謙《白雲庵詩集》，及《四家詩集》中的阮秉謙部分，皆可由 NLV 架設的「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Digital Collections of the Vietnamese, Nôm Preservation Foundation) 免費下載²。

- (1) 《刻本》：館藏編號 R.2017·NLVNPF-0083，《白雲庵詩集》，本文稱《刻本》，僅存殘紙共一三一頁，首列〈白雲庵詩集序〉、〈白雲庵事跡〉外，分別是卷之十一和十二，卷十一收有〈中津觀碑記〉和〈石磬記〉兩篇文章，及二五九首詩³，卷十二收二五六首詩。合計五一五首，其中有二六六首，在其他三種鈔本中未見。
- (2) 《鈔本甲》：館藏編號 R.1917·NLVNPF-0084，《白雲庵詩集》，共四十四紙，首列〈狀元程國公履歷記〉、〈白雲庵詩集前序〉，其後鈔錄了詩二八六首，其中一〇三首未收入《刻本》。這一〇三首中，在《鈔本甲》、《鈔本乙》裏重複出現的有四十二首。
- (3) 《鈔本乙》：館藏編號 R.105·NLVNPF-0081《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共四十七紙，首列〈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白雲庵詩集全序〉，其後鈔錄

² 越南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Library of Vietnam) 所架設「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網址為：<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在這裏所公開的本子中，有一種未收入本文。這是署名黎貴惇的《全越詩卷》殘本一卷，其中第十五紙至第三十七紙，題為「程國公白雲庵先生詩集」，收詩一一八首。由於此本並非《全越詩錄》(漢喃院藏本，A.132 本) 第十七卷阮秉謙卷，所收詩也都見於其他各本，故不予收入本文。此外，王小盾：〈略論日本所藏越南漢文文學古籍〉，二〇一一年五月十三日澳門：澳門文獻信息學會、北京大學國際漢學家研修基地主辦「海外漢籍與中國文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發表之論文。他提到日本慶應義塾大學圖書館藏有《白雲筆艸》鈔本一冊，八十三葉，錄詩二八一首，作品多詠花木禽物，其中無酬應、應用題材。不過，經過本人查證之後，對其說法暫持保留態度。

³ 《刻本》本卷雖然收了二六〇詩，實際上要減去五首，因為編次時重複了，這五首是：卷十一，頁八的〈寓興又體·晨臨津觀上〉和同卷第三十頁的〈中津館寓興·晨臨津觀上〉完全相同；卷十二，第八頁的〈秋風詩·金風瑟瑟鼓秋聲〉、〈秋風詩·瑟瑟金風起遠林〉、〈秋月詩·造化乾坤一些兒〉、〈秋色·欄干隱約蔽層軒〉與第四十二頁的同題四首詩，也完全相同。

了詩三四〇首，其中一六四首未收入《刻本》，還有許多作品不完整或僅摘錄佳句。

- (4) 《鈔本丙》館藏編號 R.101·NLVNPF-0082 《白雲庵先生》，共七十五紙，收詩一六六首，與前三種相同者一〇八首，未見於前三種者五十八首，其中，載於前九頁的二十五首，顯然非阮詩。
- (5) 《鈔本丁》：館藏編號 R.423·NLVNPF-1241 《四家詩集》，本為《四家詩集》中的第三家，見第四十三至六十四頁，共二十二紙，所收詩篇一〇〇首，多與《刻本》及《鈔本乙》重複，未見於其他各本者，只有六首。
- (6) 《鈔本戊》：館藏編號 R.1718·NLVNPF-0515 《白雲庵詩集》，共二十九紙，所收詩篇一〇〇首，內容及排序都與《刻本》相同，是由《刻本》轉鈔出來的。

總計「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所公開的這六種本子，共收詩八〇四首，扣除《刻本》及《鈔本甲》、《鈔本乙》誤收的他人作品二十九首，再減去《鈔本丙》疑非阮秉謙詩集所有的二十五首，合計七五〇首，表列如下：

表一、主要三種本子（《刻本》、《鈔本甲》、《鈔本乙》）詩篇數量分析表

分 類	刻本	鈔甲	鈔乙
各本單獨收載	266	61	122
刻本、鈔甲相同	73	73	
刻本、鈔乙相同	66		66
刻本、鈔甲、鈔乙相同	110	110	110
刻本無，鈔甲、鈔乙有		42	42
合計	515	286	340

除了上述七五〇首，我在「越南社科院漢喃研究所」的版本中，還發現 NLV 未收的詩，總共有五十六首，說見下。所以最後合計阮秉謙現存的漢詩共八〇六首。其中以七律占絕對多數，五古和七絕數量都不多。阮秉謙的年代，與明代前後七子的時代相當，但他的詩集取向並沒有受到復古派的影響，

詩集的體裁分布比例，與非復古派詩集相似⁴。

這六種本子的時代先後，當以《鈔本甲》和《鈔本乙》為最早，《鈔本甲》中未見相關編輯人的名氏，但黎貴惇(1726-1784)所編《全越詩錄》卷十七收阮秉謙詩，次序多與《鈔本甲》相同，疑此本在《全越詩錄》之前。《鈔本乙》有「後學溫亭侯武欽鄰蓋述，歲景興五年甲子仲秋」，景興五年為清高宗乾隆九年，西元一七四四年。《刻本》的年代約在一八一四年左右，這兩本應比它早編成。又，《刻本》在卷之十一的標題下有「中軍正統後屯兼理五屯參軍事欽差掌奇行海陽鎮鎮守恩光侯編輯，督學中正伯、助教時平男攷訂」(頁 1a)，版心有「海學堂」，恩光侯名陳公憲，中正伯與時平男都是爵稱，不知本名為何；海學堂的海字乃指海陽，白雲庵所在地屬海陽省管轄，因而詩集為海陽所刻。至於《鈔本丙》，卷前有「嗣德貳年春天正月初壹日創造文詩」(頁 1b)等字，另在第七十五紙有「嗣德五年(1852)拾月貳拾式日水師中水衛捌隊……」云云，內容雖與阮秉謙詩無關，但可為此鈔本產生年代之證。其餘三本的抄寫人氏則無可考。此外，「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所藏鈔本中以VHc1952本最好，它基本上是從《刻本》鈔寫出來的，但不全依照原次序，也增入其他鈔本所見的詩，凡在《刻本》中標示不明的或其他錯誤，它改正了不少。

《白雲庵詩集》的詩作，可分為「閒居寓興類」、「交遊從軍類」、「應試倫理類」、「詠物時令類」等四種。前二者可歸納為詠懷類，後二者可歸納為詠物類。NLV 六種傳本中，《刻本》所收比較全面，其卷十一所收的是以詠懷為首的一般詩題之作，卷十二以詠物詩為主，兩大類的數量幾乎各占一半。《鈔本甲》側重在詠懷類詩，《鈔本乙》有一九〇首為詠物類，一六四首為非詠物類，看得出他偏向收集詠物類詩。《鈔本乙》還有兩個特點，一是出現了許多「摘句」，只選好句而遺落全篇，包括NLV和漢喃所的鈔本中，只有這本是這樣做。二是它對於詩題中的相關人物作了許多註記，與VHc1952可相印證⁵。

⁴ 參看拙著：《明代文學批評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7年)，第4章第2節〈由詩集結構論復古派與臺閣蘇州之異同〉，頁189-201。

⁵ 例如「庵館重來又一春」這首詩，《刻本》只有「又體」作題目，《鈔本乙》紙四十左半頁，題作「前嘉興府佐唐安慕澤武燁肅，燁前年春到庵館，今春又到，見萬景鮮妍，勝於前春，敢忘拙疎，因賦唐律二首以進，乞加潤色」。但這樣的文句仍不通順，VHc1952本於詩集鈔寫完畢後，又收零散的詩篇進來，其中再次鈔了本詩，題目作「前嘉興府府佐唐安慕澤武燁肅中，燁前年春到庵館，今年春又到庵館，見萬景鮮媚，勝於前春，敢忘疏拙，唐律二首以獻，乞潤色。」(第309紙)觀此，始知「前嘉興府府

《鈔本丙》主要為詠物，且鈔工水準不高，錯字甚多，內容龐雜⁶。《鈔本丁》是《四家詩集》中的一家，所收詩多數已見他本。《鈔本戊》所收都在《刻本》內已見。每一種版本的刊刻、傳鈔者，可能都曾經以己意去修改過原詩，異同處頗多，且非字形訛誤所致，而是連題目或句意都更改了⁷。

關於阮秉謙的詩集內容，還有兩件事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寫作方法及作品水準非常不同：詩集中的詠懷類詩，水準很好，但某些詠物詩甚至只屬指導初學入門參考書的層級。上述所用的六種本子，只有《刻本》和《鈔本乙》、《鈔本丙》，大量收載詠物詩，《鈔本甲》雖然也收，但數量很少，選擇也較精，《鈔本丁》、《鈔本戊》則完全不收這些詠物之詩，其中《鈔本丁》是《四家詩集》的一部分，似乎暗指第十二卷這種詩不登大雅之堂。

第二，現存詩篇多數為晚年之作：除了標明是統元年間（1522-1527，阮秉謙 32 至 37 歲）少作，以及其他為數不多的少作外，都寫於五十歲以後。詩中可見的年歲，分別是六十、七十、七十三、七十四⁸，沒有更小的年齡。以甲子紀年的，如「癸亥」是一五六三年、「甲子」是一五六四年，也是他七十三及七十四歲時⁹。以詩文寫作時間來說，《中津觀碑記》是他五十二歲

佐唐安慕澤武燁肅申」是事由，「燁前年春到庵館，……乞潤色。」是「肅申」的內容，全句也就可以通解了。

⁶ 《鈔本丙》第二至第九紙，詩不佳，多數應非阮秉謙詩。又，第五十三紙以下，先收摘句數紙，再抄對聯，後又抄劉禹錫〈陋室銘〉，及其他雜文、賦等。

⁷ 各鈔本的錯誤，例如：〈寓興〉之六：「酒亭把酒日登臨」（《鈔本甲》，22b），酒亭不通，應作池亭。〈元旦述懷〉：「今我行年六十五」（《鈔本甲》，38a），《刻本》題為〈元旦述懷詩〉，此句作「今我行年六十支」（12：48a），因為這是應押韻處，以支為是。同詩第五句「憂國饒添兩鬢綠」，《刻本》作絲為是。〈自述〉：「旅館春多對春眠」（《鈔本乙》，8b）。春眠的春字誤，以平仄知之，《刻本》作對榻為是。〈橘〉：「漢封千戶亦為榮」（《鈔本乙》，27b），此用三國李衡典故，漢字非，《刻本》作侯封為是。〈鴨〉：「胎卵雖殊羽翻看」（《鈔本乙》，30a），看是錯字，本詩用八齊韻，《刻本》作羽翻齊為是。又，《刻本》題作硯鴨為是。為節省篇幅，本文隨文夾註引詩時，標注頁碼體例如下，凡是《刻本》所出，標示方式為「《刻本》，卷：頁」；凡是鈔本所出，先標某本，然後標出第幾張紙。頁碼後面的 ab 字，a 字指右半頁，b 字指左半頁。

⁸ 〈元旦述懷詩〉：「今我行年六十支」（《刻本》，12：48b）、〈津觀寓興〉之二十八：「年來七十未懸車，重憶溪泉水竹居」（《刻本》，11：14a）、〈歸老寄吏部尚書蘇溪伯〉：「點檢行年七十三」（《刻本》，11：62b）、〈春旦作詩〉：「行年七十四年餘」（《鈔本丙》，12a）

⁹ 如：〈賀謙大王誕日〉：「靜觀人事驗天時，刺喜先春協誕期。六矢左懸年屬亥，三陽初慶月臨寅。」（《刻本》，11：60a）謙王是莫敬典，年屬亥，是癸亥年（1563），此年阮秉謙七十三歲。〈甲子春旦偶成〉（《刻本》，11：63b）、〈甲子春旦阮黃甲具儀拜謁偶成〉

第一次休官時所作，以此爲首，有一部分詩文作於五十至六十歲之間；扈從西征時的大量詩篇，是他六十到六十一歲時所作。詩集中規模較小的組詩〈偶成七首〉是六十歲所作¹⁰；規模最大的組詩〈津觀寓興〉八十五首，其中凡有時間證據的都指向七十三歲退休後。

2. 參考之本

目前越南可見的阮秉謙詩集，除了前舉的 NLV 公開的六種外，就是「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所收的十五種，我在訪問漢喃所時¹¹，曾將它們逐本的一首一首核校，發現漢喃所館藏各本所收的詩，與 NLV 所收差異不大，因而擬以表列方式，簡要的加以說明。下表便是漢喃所各本的概況¹²：

序號	館藏編號	首數	書名	解 說
1	A.2256	同刻本 R2017	白雲庵詩集	與 R2017《白雲庵詩集》是同一刻本，惟刷印墨色有時太濃。
2	A.2591	56	白雲庵詩集	此本僅是雜鈔性質，詩的數量不多，第十二紙自〈明命九年(1828)參月日領差補授邊和參協，四月日之任，路經三崗偶興〉〈明命拾玖年月日，鎮堂公日堂假偶興〉等詩以下，非阮秉謙詩。

(《刻本》，11：61b)，甲子是一五六四年，阮秉謙七十四歲。

¹⁰ 《刻本》作〈偶成〉有七首，但《鈔本甲》、《鈔本乙》都收了八首，《鈔本甲》題爲〈偶興八首〉(9a)，《鈔本乙》題爲〈偶成八首〉(8b)。這組詩的第一首，其首句便是：「荏苒年踰六十強，老來自笑太疏狂。」(《刻本》，11：8b)

¹¹ 感謝前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圖書館劉春銀主任、越南社科院哲學所阮才東先生、陳翠玉小姐，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阮蘇蘭小姐，協助這次越南考察工作。

¹² 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http://140.109.24.175/pasweb/>，於二〇一二年六月一日，先以「白雲庵」檢索，得印本二種、鈔本九種，以《白雲庵程國公詩集》《白雲庵詩文集》《白雲先生詩集》爲名。另以「程國公」檢索，得鈔本二種，共十一種。二〇一三年七月，筆者在漢喃所實際訪書所見，刻本有二種，鈔本有十二種。其中編目中所列舉的 A.296/1-2，漢喃院工作人員指無此編號，同書現在編號是爲 VHC1952-1953。

3	VHc1952-1953	645	白雲庵詩集	<p>此是各本中數量最多的，也是內容最正確的。「栽竹長鑷灑酒巾」，各本灑字皆誤作灑，只此本更正。對於他人之作在《刻本》等書都標示不明的，他也指出不少錯誤。它基本上是鈔寫 R2017《白雲庵詩集》刻本，但不全依照原次序，也增入其他鈔本所見的詩。它的初鈔本遺漏了許多《刻本》原有的詩，所以又作了補遺。此本有三十首，未見於 NLV 各本。此外，此本尚有一一六首詠物詩，與阮詩風格水準差距很大，應非本集所有。</p>
4	A.1350	同刻本 R2017	白雲庵詩集	<p>是 R2017《白雲庵詩集》的補刻本，第六、七、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四十、五十七、五十八、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頁，字跡與原刻本明顯不同，應為另一種補刻本。又，第五十五及五十六頁之「時有」「時金」兩處，時字的日旁被刷黑，疑為避諱。</p>
5	VHv.1453a	354	白雲庵詩集	<p>是 R2017《白雲庵詩集》刻本的鈔錄本，封面有「甲子之秋八月集成，廣覽堂承寫」之牌記，內頁有未署姓名之題詩一首。第八十頁有「向上墨紙共捌拾葉」，此本字體較 VHv.1453b 精美，但如第十五頁「故家入望憶蓴鱸」，寫成「人望」，第二十三頁〈戲作〉下原刻有「少作」，此本未鈔入。同頁〈寓興〉詩漏寫題目，第二十八頁〈自述〉題下小字漏寫，「暖入」寫成「暖八」，如此之類錯誤亦多。又，此本於「昨聞新宰荷銓除」詩，題作</p>

				〈知縣陳琳和〉。自第六十五頁「庵館重來又一春」詩至第七十四頁〈中津池詩〉，共缺四十二首。〈鼓〉詩以下未鈔，計一一九首。至於最後的三十紙，應與《白雲庵詩集》無關。
6	VHv.1453b	514	白雲庵詩集	亦是 R2017《白雲庵詩集》刻本的完整鈔錄，連刻本損壞版的缺筆也全照鈔。如第十頁，「閑雲萬里高吟外」，閑字原缺一豎，此本乃於門內書「大」。第十五頁，「故家入望憶蓴鱸」，入字刻似八，抄亦作八。第四十頁〈元旦偶成詩〉已避時字諱作辰。此本的篇數較少，是鈔寫錯漏所致，如第三十六頁〈秋思〉以下四首，鈔寫時混亂成爲一首，另漏寫三首。
7	VHv.144	427	白雲庵詩集	此本編次與 R1917《鈔本甲》相似，但不全同。內容而言，在諸本中，最爲精當，校正《刻本》數處錯誤，說見本文。卷中有「皇朝嗣德二十一年(1868)戊辰正月春」等字，並附錄「嗣德二十年丁卯鄉科副主考范愷(原寧平省天池人)，場事清，因病留省數日，與河內總督陶致富，北寧總督范芝香唱和之作」。
8	VHv.850	272	白雲庵先生 狀元程國公 詩集	題目多與 R2017《白雲庵詩集》相同，部分與 R1917《鈔本甲》相同。可能出於此二種，但其中如〈重陽飲酒〉〈園居有述〉〈冶老仗生戲〉等題，爲各本所無。

9	VHv.1794	540	白雲庵詩集	卷首有譜記，但《鈔本乙》作「後學溫亭侯武欽鄰蓋述，歲景興五年甲子仲秋」，此本作「景興五年夏穀日」，略有不同。收詩五四〇首。
10	VHv.2081	—	白雲庵先生狀元程國公詩集	此本雜亂，詩後有雜鈔。詩亦不多，不出各本所有，未作統計。
11	VHv.188	209	白雲先生詩集下	此本題為「白雲先生詩集下」，意為下卷，故僅有二〇九首，但並非《刻本》第十二卷，內容有第十一卷之詩，編次非依《刻本》之舊。卷末有〈廣南省官青川侯題于中津館一絕句為嘲〉詩，他本未見。本首之後有「詩凡四百十三首，內有五言十一首。附書長子一首，同題三首，門人四首，友人六首，通併四百二十七篇。」卷末附阮秉謙弟子馮克寬使華手澤詩集。
12	VHv.2615	—	無	首頁有「算來蝌蚪三千字」，內容雜，所收詩以詠物為主，不出已見各本之外，未作統計。
13	AB.309、 AB.157	12	程國公白雲詩集	收錄喃詩一百首。
14	AB.365、 MF.2373	13	程國公阮秉謙詩集	只收喃文。
15	A.132	266	全越詩錄	此本先收五言古詩，再收近體，其中先收詠懷類，再收詠物類，不久，又再收詠懷類，然後又收詠物類，編次略嫌混亂。本書有三十四首詩，未見於其他各本，其中五言古詩〈麥門冬〉、〈感時〉、〈感興〉，風格稍異於阮秉謙其他詩篇。

在上述各本中，只有四種曾發現 NLV 各本未收之詩，其一是《全越詩錄·阮秉謙卷》，有二十四首，其二是 VHc1952 本，有二十九首，其三是 VHv1794，有六首，但這六首已重複收入 VHc1952 本，其四是 VHv850 本，有三首；四本合計，總共有五十六首。如果把前面在 NLV 各本中整理出來的七五〇首，再加上這些首數，我所經眼的阮秉謙詩總數，共有八〇六首¹³。

我雖然檢核了漢喃所的全部阮秉謙詩版本，本文仍以 NLV 所藏本來進行論述，其理由有二：

第一，經過本人調查，漢喃所館藏的《阮秉謙詩集》加上《全越詩錄阮秉謙卷》，一共十五種的內容，大都不出 NLV 各本的總合，未見之詩極為稀少。因此，使用「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所公開的材料，已足可代表阮秉謙現存詩篇。

第二，現地研究法是講求證據和驗證的研究法，NLV 本經由「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可以全文下載，讀者能夠就近取用，以驗證我的論說得失，而漢喃所館藏本卻必須到越南才能申請閱讀，不便於讀者，因而捨此就彼。

(二) 他人和作標示不明之例

阮秉謙詩文集各種本子都有編次不嚴謹的問題，以《刻本》為例，它雖然收了五二〇詩，實際上要減去五首，因為編輯時自己重複了¹⁴。又如〈春日偶成惜花詩〉（《刻本》，12：107）一題，應是〈春日偶成〉和〈惜花詩〉兩首，誤為僅收一首¹⁵。而且，在編輯排列時，此書對其人自作、他人和作的標示往往不明，或根本錯誤，使讀者可能把他人作品，誤以為是阮秉謙詩¹⁶。例如下

¹³ 以上增收詩中沒有計算 VHc1952 本所收的一一三首詠物詩，這組詩分為「天文門」、「地理門」、「節候門」和「庭前即景」四類編輯，細看似非阮秉謙作，本文不便論證，存此備考。

¹⁴ 指《刻本》卷十一的〈寓興又體〉一首，及卷十二的〈秋色〉、〈秋風詩／又體詩〉、〈秋月詩〉、〈秋風詩〉四首。

¹⁵ 《刻本》將兩個題目鈔成一首，並且遺失了〈惜花詩〉，這首詩在《全越詩錄》中有收。

¹⁶ Nguyễn Tài Cẩn, “Thử Phân Định Thơ Nôm Nguyễn Trãi Và Thơ Nôm Nguyễn Bình Khiêm” (試分定阮鷹的喃字詩與阮秉謙的喃字詩), In Nguyễn Bình Khiêm-về tác giả và tác phẩm (阮秉謙：作家與作品), ed. Trần Thị Băng Thanh and Vũ Thanh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2001), pp. 524-538. 文中指出阮秉謙與阮鷹 Nguyễn Trãi (1380-1442) 喃字詩有多首互見。Nguyễn Tài Cẩn 從兩位詩人的語言使用習慣，包括詞、詞組、句子結構、

面這一頁中，三首詩的題目作者大大混亂：



圖一 R2017《阮秉謙詩集》刻本卷十一第六十四頁，頁眉文字為筆者所加

試問有那個隱居有德的人，會自己稱贊自己「閒中養得相公居」，並且自比為諸葛亮，寫下「南陽依舊臥龍廬」？原來這是永賴縣知縣作來贊美阮秉謙的。第二首用了前詩的韻，是阮秉謙的回贈詩。第三首則與前兩首完全無關。正確的寫法應是：

〈永賴縣知縣陳琳作，詠程尊師樓〉：
 風滿明窗月滿除，閒中養得相公居。……
 洛社宜新司馬室，南陽依舊臥龍居。……

全首的佈局等，藉此進行區分。至於漢字詩方面，我詳細檢視了阮鴈《抑齋集》，並無互見者。本文所指的「他人作品，誤以為是阮秉謙詩」，是指編排方式使人誤解，以及編錄者誤判作者的問題。

〈步前韻賀新縣宰〉：

昨聞新宰荷銓除，行己治人禮自居。……

〈桐江絲〉：

桐江曾把釣絲輕，不事王侯節獨清。……

這個錯誤在後來的鈔本中，也曾有人發現，例如 VHs1952 鈔本，便標為〈永賴縣陳淋詠書樓〉，並附陳琳序：「愚試宰邑，來謁尊師。所居社號中庵，館號中津，古之聖賢，隨時處中，義蓋取斯。館之北，別置一書樓，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愚幸踐其地，敢忘疏拙，因賦一律以獻云。」¹⁷ 可以證明這首詩是陳琳所作。「昨聞新宰荷銓除」一詩，也正確標上「步前韻賀新縣宰」的題目。至於「桐江曾把釣絲輕」這一首的標題，也有許多鈔本都修改為〈桐江絲〉。

再請看下面兩首〈述懷高舍友人〉詩：

貧賤重逢此亂離，百年家計片時非。魚生甑乏供廚食，鷄結身無蔽體衣。

愚婦自嫌生怨恨，貴人誰肯顧寒微。欲尋海上盟鷗侶，爭奈塵心未息機。

憐君遭亂重流離，生計饒他是更非。詩社不忘前日約，綈袍好共故人衣。

吟供池草詩懷闊，盃辟春寒酒力微。貴賤窮通休說著，白鷗河上兩忘機。¹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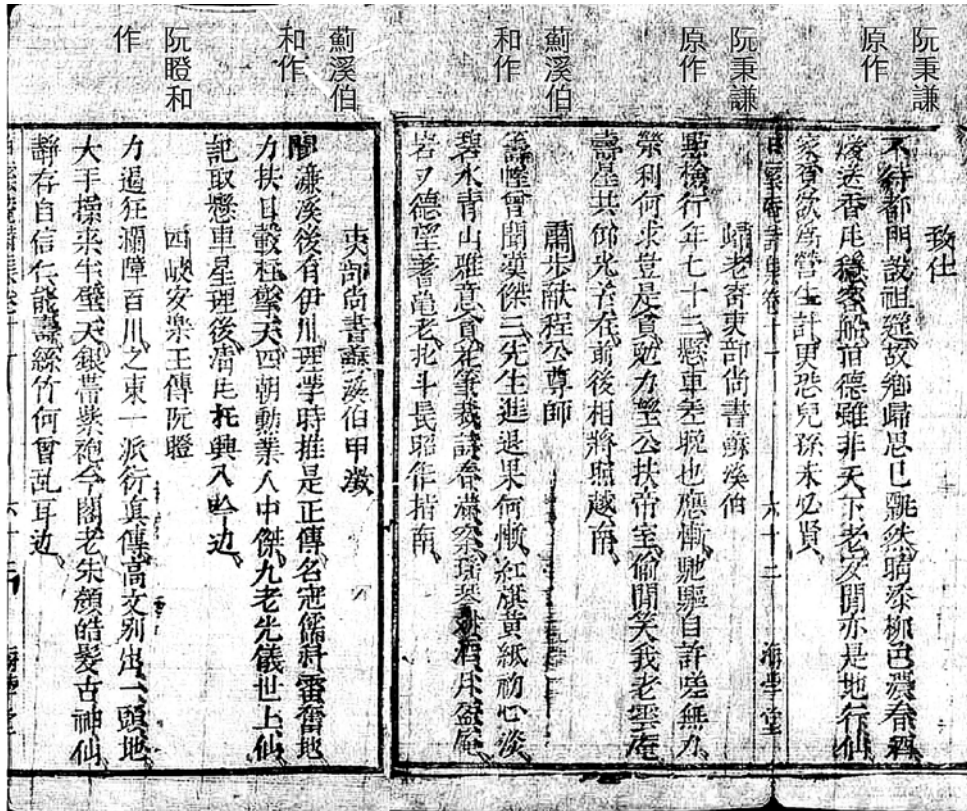
《刻本》對這兩首詩，只立一個題目叫「述懷」，並用小字註「高舍友人」，乍看之下，會以為兩首都是高舍友人所作。其實，前一首才是高舍友人以〈述懷〉詩寄來，請求協助，第二首是阮秉謙的和答，同意給他援助。接著，他們又唱和了一次，先由阮秉謙寫下：「旅館春多對榻眠，兩忘窮達思悠然」，友人回答他以：「煖入綈袍穩夜眠，春風吹起語溫然」，取綈袍相贈典故的部分意思來用。可是，《刻本》把後兩首也同樣以「自述」為題，並在題下小字云：「與高舍友人共臥，時有名妓抱琴而歌」（《刻本》，11：28a），令人誤以為兩首都是阮秉謙的詩。再看下面〈圖二〉這一組詩例：

這五首詩的前兩首，是阮秉謙七十三歲致仕時的詠懷，以安貧樂退、偷閒無力為基調，並自嘲唯恐子孫不賢，全詩表現出儒者的謙謙氣象。其中〈歸老寄吏部尚書蘇溪伯〉的蘇字應作薊¹⁹。因為阮秉謙的原作是寫了兩組各兩首的

¹⁷ 見 VHc1952 鈔本，頁 307-308。陳琳寫成陳淋，乃是筆誤。又按，從引文看來，似可解讀為中津館在中庵社，不過，這應是行文時為強調時中之義，把中庵、中津連言，而產生予人誤解之可能。中津館的所在，仍以本文所論為是。

¹⁸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27b-28a。

¹⁹ 薊溪伯是官名，並非姓名，《白雲庵詩集》各本，或作「吏部尚書薊溪伯甲□」、「吏部



圖二 R2017《阮秉謙詩集》刻本卷十一，第六十二—六十三頁合併

詩²⁰，所以，圖中的第三首是蕪溪伯的和作，第四首也是蕪溪伯的和詩。第五首是四岐安樂王傳阮瞪的和詩。這三首以理學的正傳、漢庭三傑、高文名儒、德望勳業來贊美對方，並以世上仙、古神仙來形容其人，這樣的內容，分明是

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蕪溪申徵」，VHc1952鈔本作〈後學蕪溪伯充東閣大學士吏部尚書狀元甲徵（小字舊名海）贈〉最為明晰。據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中心，1984-1986年），卷16〈本紀〉，頁860，「莫崇康元年（1566）」條云：「明嘉靖四十五年，二十五日，莫遣吏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蕪溪伯甲海……往諒山界首，迎接使臣黎光貴回國。」，一五六六年是阮秉謙七十六歲，致仕後之第四年，是其人應名甲海，封為蕪溪伯。

²⁰ 第一組是〈致仕〉：「不待都門設祖筵，故鄉歸思已飄然。……」（見《刻本》，11：62a，及《鈔本乙》，40a）及「懸車得請薄言還，且作逍遙地上仙。……」（見《鈔本乙》，40a）第二組〈歸老寄吏部尚書蕪溪伯〉：「點檢行年七十三，懸車差晚也應慚。……」（見《刻本》，11：62b）及「軻書所望達尊三，自揣無才我獨慚。……」（見《鈔本乙》，40a）

他人所作，並非白雲庵自詠。

如果題目標示清楚，一切都沒問題了。例如，〈肅步獻程公尊師〉〈吏部尚書薊溪伯甲澂〉兩題，本來應該是一個題目：「肅步，獻程公尊師，吏部尚書薊溪伯甲澂」，還可以明白。可是，《刻本》在詩題上標示得不清楚。詩的排列，也沒有依照賓主身分以格位高低排列來作區隔，因而造成混亂。在其他的鈔本裏，有的完全照鈔《刻本》，有的用自己的辦法，但也說不清楚，只有VHc1952本，直接在這些題目加上「附錄」兩字，成為〈附錄薊溪伯肅步獻程國公尊師凡二首〉，才眉目清楚。至於〈四岐安樂王傳阮澄〉詩的內容和第三、四首相似，因此，這八個字必定是作者，可是這八個字怎麼解釋呢？四岐和安樂都是越南的古地名，與「王」有什麼關係？VHc1952鈔本作〈附錄四岐安樂王傳阮澄〉，澄、澄是同一人，鈔寫不同。「傳」字應是「傳」字之訛，其意為「四岐安樂王」的「王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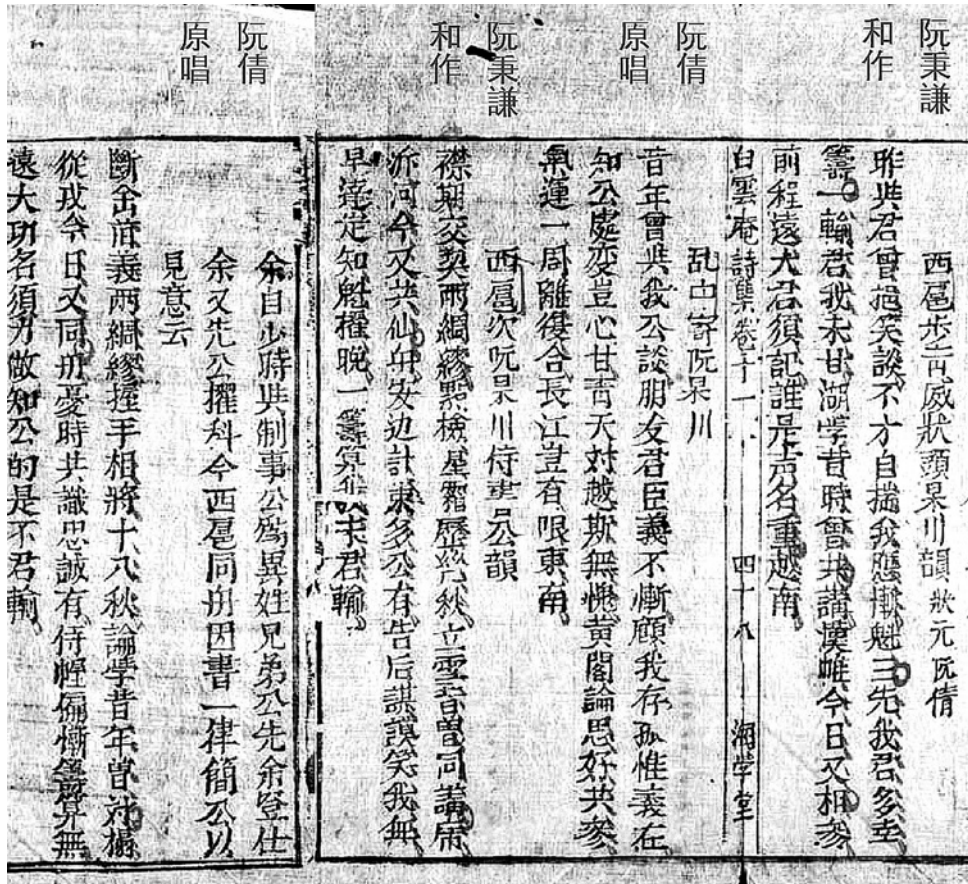
(三) 他人作品誤收入本集之例

前面討論的例子，是在編排格式上沒有區別本人和他人之作，題目也標示不清。這種錯誤，在後來的鈔本中，尚不乏有人能夠辨識並加以改正。下面阮倩的例子，是原刻者和鈔寫者都沒有發現，把別人的詩誤收進來了。

《白雲庵詩集》中和狀元阮倩（阮杲川）有關的詩，共有四首：〈余自少時與制事公為異姓兄弟，兄先余登仕，余又先公擢科，今西扈同舟，因書一律簡公，以見意云〉、〈西扈步青威狀頭杲川韻〉、〈亂中寄阮杲川〉、〈西扈次阮杲川侍書公韻〉，不論是刻本或鈔本，都把它全部當作阮秉謙的詩，事實上，這是兩組詩，每次都是阮倩作詩，阮秉謙和作，並非四首都為阮秉謙所作。

然而，〈狀元程國公履歷記〉卻給〈亂中寄阮杲川〉一詩，附加了一段故事，連帶的，也把應該是阮倩作品的兩首詩，一併算作阮秉謙所作：

莫景歷三年(1550)，舒國公阮倩及子倦，俛首歸順國朝。公曾有詩寄倩曰：「願我存孤惟義在，知公所處豈心甘。」又曰：「氣運一周離待合，長江無有限東南。」倩得詩悒悒。倦有將才，每戰屢勝。莫福源甚慮之，問計於公，對曰：「倦父倩與臣有舊，又昔曾遊臣門，現今出守天關，用計矜之，囊中一物耳。」遂遣壯士百餘人，先伏岸北，移書與倦，約就船話舊，酌酒滿歡，將醉，徑移北岸，伏兵卒起，因諭以家義國恩，倦感泣，



圖三 R2017《阮秉謙詩集》刻本卷十一第四十八—四十九頁合併

遂攜歸莫，卒為名將，數十年賴以維持。²¹

文中所引詩句，即〈亂中寄阮杲川〉的第二及第四聯，悵快是矢志不快之狀。依照這樣的說法，乃是阮倩和阮秉謙當日分別在黎莫兩個對立的陣營，阮倩收到阮秉謙寄來的詩，心情深受影響。其實，這段故事乃是〈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作者添造出來的謠言。〈亂中寄阮杲川〉不但不是阮秉謙寄去勸他回歸的詩，

²¹ 見阮秉謙：《鈔本甲》，頁 2b-3a。關於此事，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十六〈本紀〉「莫景歷三年(1550)」條云：「時莫福源聽范瓊、范瑤父子讒言，……文臣吏部尚書御史臺都御史東閣大學士入侍經筵舒郡公阮倩及其子阮倦、阮俛等，各率本部兵，夜遁入清華隘關請降，許之。」(頁 851)，又同卷「莫光寶三年(1556)」條云：「八月，……是歲，莫降將黎伯驪、阮倩卒。倩子阮倦、阮俛等反逃歸莫。」(頁 855) 即阮倩父子於一五五〇年離開莫朝，六年後為一五五六年，阮倩死，其子阮倦又回到莫朝。

反而是阮倩和阮秉謙同在西征的舟中，阮倩先做了送給阮秉謙的一首詩²²。

以下，我把這四首詩分成兩組，首先請看這一組：

斷金舊義兩綢繆，握手相將十八秋。論學昔年曾對榻，從戎今日又同舟。
憂時共識忠誠有，侍幄偏慚籌算無。遠大功名須力做，知公的是不君輸。
(〈余自少時與制事公爲異姓兄弟，公先余登仕，余又先公擢科，今西扈同舟，因書一律簡公，以見意云〉)

襟期交契兩綢繆，點檢星霜歷幾秋。立雪昔曾同講席，沂河今又共仙舟。
安邊計策多公有，告后謀謨笑我無。早達定知魁擢晚，一籌算我未君輸。
(〈西扈次阮杲川侍書公韻〉)²³

前一首詩題有「因書一律簡公」，後一首題目上已說是「次杲川侍書公韻」，韻字也完全相同，所以前一首是阮倩（杲川乃是阮倩的字）作，後一首是阮秉謙和作，兩詩的內容也是一往一來，帶著互相酬唱的口吻²⁴。詩的本身，本來沒有問題。問題在於傳世的所有阮秉謙詩集都沒有在前一首詩下另標作者，使人誤以爲是阮秉謙自己先作了一首，然後自己再步自己的韻作第二首。

阮倩是莫正大三年(1532)狀元，阮秉謙是莫正大六年(1535)狀元，所以兩人的交情很特殊。第一首題目上說：「余又先公擢科」，第二首詩中的第七、八句：「早達定知魁擢晚，一籌算我未君輸」，也以這件事來回答。從擢科先後來判斷，也很清楚的可以看出，前一首乃是阮倩的口吻，爲阮倩所作²⁵；後一首〈西扈次阮杲川侍書公韻〉才是阮秉謙所作。

這次唱和的時間，是在阮秉謙剛過六十歲生日後，隨從莫福源西征時，與

²² 關於阮倩父子在一五五〇年投奔鄭檢，以及阮倩死於一五五六年，阮倩兄弟復歸莫朝之事，《大越史記全書》的記載很簡略，而且《大越史記全書》這一部分，是在一六六五年由黎朝的皇帝交付范公著編纂的，所據資料可能便是〈狀元程國公履歷記〉，或出於同一來源，等於是循環論證，沒有用來參證的價值。換言之，以證據力而論，應以原始文件《白雲庵詩集》爲準。

²³ 阮秉謙：《刻本》，卷11，頁49a、48b。

²⁴ 此外，此二詩以「尤魚虞」三韻通押的習慣也相同。本詩「繆—秋—舟」三韻字是十一尤韻，「無—輸」兩韻字是七虞韻，兩韻本不可通押，但本集中另有〈津觀寓興〉之四：「卜築重尋泉石娛，於人境外占清幽」(《刻本》，11:9b)，後押「鬚(虞)—書(魚)—俱(虞)」，也是尤、魚、虞三韻通押。此外，〈元旦示諸兒詩〉(《刻本》，12:49a)，押「流—愚(虞)—書(魚)—儒(虞)—遊」，韻法也相同。

²⁵ 各本中，只有VHc1952鈔本第八十六紙，正確的標記本詩爲阮倩作，它以「附錄阮杲川侍書公詩并引」十一字爲題目，「余自少時與制事公……以見意云」成爲題目註腳。

阮倩在舟中唱和。所以，在兩詩的第三聯，甲說：「侍幄偏慚籌算無」，乙答：「安邊計策多公有」，也是彼我對答之詞，當然不會兩首都是白雲庵的詩。

再看下面這一組：

昔年曾與我公談，朋友君臣義不慚。顧我存孤惟義在，知公處變豈心甘。
青天對越斯無愧，黃閣論思好共參。氣運一周離復合，長江豈有限東南。
(〈亂中寄阮杲川〉)

昨與君曾挹笑談，不才自揣我應慚。魁三先我君多幸，籌一輸君我未甘。
湖學昔時曾共講，漢帷今日又相參。前程遠大君須記，誰是聲名重越南。
(〈西扈步青威狀頭杲川韻〉)²⁶

「昔年曾與我公談」詩，各本的題目都是〈亂中寄阮杲川〉，依照此題，則阮杲川既是受寄贈者，當然不會是作者，作者就是阮秉謙，但真的是這樣嗎？「昨與君曾挹笑談」詩，題目中的「青威」，是阮倩的籍貫——河內省應和府青威縣，狀頭即狀元²⁷。詩中又有「魁三先我君多幸，籌一輸君我未甘」之句，符合阮秉謙登科在阮倩後三年之事，可確定為阮秉謙之作。既然這首詩確定是阮秉謙的；如果這首詩和〈亂中寄阮杲川〉都是阮秉謙所作，那就是他先寫了「昨與君曾挹笑談」一詩，去和阮倩；和完之後，意有未盡，再用原韻自和，寫下「昔年曾與我公談」這一首。會是這樣嗎？

從詩意來看，當甲寫了「昔年曾與我公談」，乙就答以「湖學昔時曾共講」，當甲說「青天對越斯無愧」，乙就答以「不才自揣我應慚」；甲說了「黃閣論思好共參」，乙就答以「漢帷今日又相參」；最後結束處，甲以「氣運一周離復合，長江豈有限東南」²⁸，讚美對方將建立大功。乙就回以「前程遠大君須記，誰是聲名重越南」，謙言對方才是前程遠大，名重越南。句句都是針鋒相對的一唱一酬之語，不可能為同一作者。

這麼一來，由於第二首「昨與君曾挹笑談」詩確定是阮秉謙的和作，則「昔年曾與我公談」詩，必定是阮倩寄給阮秉謙的原唱。後來題目被誤作「亂中寄

²⁶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48b、48a。

²⁷ VHe1952 鈔本第八十五紙，在〈西扈寄青威狀元阮杲川〉題下，有小字注云：「河內省應和府青威縣耕獲社狀元阮倩，登莫大正三年第一甲進士及第第一名，壬辰科，事見《登科錄》。」

²⁸ 此句使用蕭玉對海陵王問所說的「天以長江限南北」典故，見〔元〕脫脫：《金史》（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卷 76〈太宗諸子·蕭玉傳〉，頁 1736。

阮杲川」，反而變成阮秉謙寄了兩首同韻的詩給阮倩，〈狀元程國公履歷記〉再加以附會，真相到此全部都被泯滅了²⁹。

綜上所論，這四首詩兩兩唱和，都是阮倩先發，阮秉謙次和其韻。時間乃在西征同舟之日。詩中交情親固，並沒有分在兩個敵對陣營的跡象。〈狀元程國公履歷記〉的那一段記載，顯然與本詩完全沒有關係。

最後，我將《刻本》和《鈔本甲》、《鈔本乙》三種內的其他人作品共二十九首，列表如下³⁰。

表二 《白雲庵詩集》所收非阮秉謙詩

序次	頁數	詩題	首句	說明
1	刻本， 11：57a	餞安甸伯歸羅浮鄉	曾遵東海釣靈鰲	長子作
2	刻本， 11：57a	餞安甸伯歸羅浮鄉	偶向東溟學釣鰲	上檜知縣作
3	刻本， 12：39a	春花詩	韶光煦煖送風來	門人作
4	刻本， 12：39a-b	春寒詩	十二韶光春色闌	《刻本》標為門人作，《鈔本乙》為禮度伯作
5	刻本， 12：48b	高舍友人步前韻	好雨霏微草樹平	高舍友人作
6	鈔本甲， 43a	椰子詩第二首	陋卻瓜浮與李沉	休壻作
7	鈔本乙， 28b	箏	岷嶺鳩陂出野魁	禮度伯作

²⁹ 《刻本》還收了一首〈觀棋古意〉：「西河戰罷氣方酣，妙算兵機寓手談。天數一周離更合，長江豈有限東南。」（11：21a，）末二句相同，應也是阮倩詩。

³⁰ 本小節並未納入《鈔本丙》、《鈔本丁》、《鈔本戊》三種，原因是《鈔本丙》第一至第九頁有二十五首詩，可能是其他別紙混入，而《鈔本丁》、《鈔本戊》所見的問題，都與《刻本》及《鈔本甲》、《鈔本乙》相同，不必另外討論。

8	鈔本乙， 30b	雞	朱朱誰謂解玄談	清華參政作，清華為十三承政之一。
9	鈔本乙， 32a	盤	一輪晴旭弄嬌鴉	仕展作
10	鈔本乙， 32a	席	風清那肯掛嬌鴉	仕展作
11	鈔本乙， 32b	楯	天三成質自堅牢	仕展作
12	鈔本乙， 40b-41a	前嘉興府佐唐安慕澤武燁肅。燁前年春到庵館，今春又到，見萬景鮮妍，勝於前春，敢忘拙疎，因賦唐律二首以進，乞加潤色	庵館重來又一春	武燁作
13	刻本， 11：41a	同上題，之二	偶乘餘暇到中津	武燁作，《鈔本乙》不誤，《刻本》未標出。
14	刻本， 11：27b	述懷 / 高舍友人	貧賤重逢此亂離	高舍友人作，說見正文
15	刻本， 11：28a	自述 / 與高舍友共臥時有名妓抱琴而歌	煖入綈袍穩夜眠	高舍友人作，說見正文
16	刻本， 11：61a	阮履撰	洛社相隨獨樂園	阮履作 ³¹
17	刻本， 11：63a	吏部尚書薊溪伯甲澂	聞濂溪後有伊川	薊溪伯作，說見正文。

³¹ 本詩之前有〈自述〉（洛社規開五畝園），此詩為阮履和作，題作阮履撰，多一撰字，體例不合，使人誤解。VHc1952鈔本作〈附錄阮慶巽和〉，較好。阮履字慶巽，用易理作名與字。

18	刻本， 11：63a	四岐安樂王傳阮瞪	力過狂瀾障百川	阮瞪作，說見正文。
19	刻本， 11：64a	註程公尊師書	風滿明窗月滿除	永賴縣令陳琳作，說見正文。
20	刻本， 12：30b-31a	寶蓋詩 / 又體詩	香滿龍樓裊瑞煙	御製詩 ³²
21	鈔本甲， 29a	題中津館 / 高舍友人	不於城市不林泉	高舍友人作
22	鈔本甲， 29a	題中津館 / 高舍友人	構得通津地一弓	高舍友人作
23	鈔本甲， 29b	題中津館 / 高舍友人	羨今程老中津館	高舍友人作
24	鈔本乙， 40a	蘇州伯肅步 / 程國公尊師二首一	籌幄曾聞漢傑三	薊溪伯作，說見正文。
25	鈔本乙， 40b	蘇州伯肅步 / 程國公尊師二首二	爵兼齒德達尊三	薊溪伯作，說見正文。
26	鈔本乙， 44a	詠詩集·漁家	卜築長江外	吳時億作，因避諱改時字爲辰。
27	刻本， 11：48b	亂中寄阮杲川	昔年曾與我公談	阮倩作，說見正文。
28	刻本， 11：49a	余自少時與制事公爲異姓兄弟，公先余登仕，余又先公擢科，今西扈同舟，因書一律簡公，以見意云	斷金舊義兩綢繆	阮倩作，說見正文。
29	刻本， 11：57b	簡同差義齊伯宏忠侯	老來相與強從戎	此首爲宏忠侯作

³² 本組詩共三首，前二首「每以高明常並配，冕旒勿使蔽於前」、「何幸小臣蒙巨庇，七篇仁義效陳前」都是臣對君的口吻，本首以「乾轉坤旋多力量，義操仁縱合機權」，表現王者身分，乃是御製詩，《刻本》未標示，《鈔本乙》有標示御製二字。

三、中津月渡之 GPS 定位擬測及白雲庵之結構

阮秉謙在越南的地位極其崇高，尤其在海防省，受到高度重視。在十九世紀或更早以前，紀念阮秉謙的程國公祠，就設在中庵社。近幾年中，更新建了中津館碑亭，重修了程國公祠，新建了白雲庵茅屋，以及阮秉謙筆塚，成為帶狀的觀光景點。推動這些建設的學者中，Ngô Quang Loi（吳登利）教授最令人感佩。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我率同越南籍博士生阮清廉到越南進行現地考察，八十高齡的他，親自帶領我們整日行車和步行，指點他所詮釋而重建的中津觀碑亭，以及越南學術界所認知的雪江、寒渡、金海門、程國公祠、阮秉謙母祠等處所³³。由於他的協助，使我們對本地的大小道路，有了初步而完整的認識，我把這一天的道路見聞，在衛星地圖上作業以後，就成為第二天獨立考察與實際山川驗證的有利基礎。雖然我的結論和吳教授並不相同，但我非常尊敬他的學養與熱情。

下文中，我將先對〈中津觀碑記〉作精準解讀，再以阮秉謙詩作的描寫，找出中津館形貌和周邊特徵。然後親自在雪金江現場，以現地山川，驗證阮秉謙的詩文內容。以文獻與實證雙向互證的方法，為庵館的真相提出合理的新說。

（一）從阮秉謙〈中津觀碑記〉解讀到雪金江定位

阮秉謙〈中津觀碑記〉云：

壬寅(1542)秋，予釋官休田里，召諸鄉耆遊於中津，東望而海，西盼而涇，南引眺于濂溪，則中庵、碧洞，甲乙周接，北俯挹于雪江，則寒市、月渡³⁴，左右縈帶，一條大路橫互其中，輪蹄輻輳，不知其幾千里矣。因

³³ Ngô Quang Loi（吳登利先生）有兩篇論文，一是“Một Vài Ý Kiến Về Văn Bản Học- Bài” Ký Bia Quán Trung Tâm “Của Nguyễn Bình Khiêm”，收入 Trần Thị Băng Thanh, Vũ Thanh, Nguyễn Bình Khiêm-về tác giả và tác phẩm（阮秉謙：作家與作品）（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2001），pp. 178-181。這是關於〈中津館碑記〉一文的研究，作者根據中津館碑文的字面、版本，阮秉謙的身世記載及其詩文，提出對碑記內容的解讀，和他尋找中津館位置的努力。一是“Một Số Vấn Đề Về Thân Thế Và Sự Nghiệp Của Nguyễn Bình Khiêm”，見同上書，頁 42-53。這是對阮秉謙生活及事業的討論，作者根據文獻中所留下的阮秉謙死時的祭文、〈阮文達譜記〉、〈白雲庵譜記〉、〈歷朝憲章類志〉、阮秉謙祠堂的神蹟等資料，討論阮秉謙的家世、他的母親、他的正室、事業以及預言。

³⁴ 《刻本》的〈中津觀碑記〉作「日渡」，應是形近而誤，據阮秉謙詩及漢喃所館藏的 VHv144 鈔本修改。

顧諸鄉耆曰：「諸公前所脩構，如迎風、長春等橋，花則花矣，然未有如斯之勝地也。可無一庇，以休憩行人乎哉？」諸耆皆從，予即捐家財，以爲之基，命張時舉等督其事，館成，題其額曰「中津館」。³⁵

文章首言「壬寅秋，予釋官休田里」，阮秉謙的里貫，據〈狀元程國公履歷記〉所載，是「永賴中庵人」，全稱應是「洪州永賴縣中庵社」，永賴縣中庵社今屬海防市永寶縣³⁶。由文中「遊於中津」及「南引眺于濂溪，則中庵、碧洞，甲乙周接」二語，可知中津庵館的所在，並不是阮秉謙的原籍故居中庵社，而是在故居東北的雪金江邊，古稱先明縣，今名先朗縣³⁷。

阮秉謙對中津的所在位置，作了具體描寫。原文是駢體文，所以我依照對仗形式，重新排列如下：

東望而海，

西盼而涇。

南引眺于濂溪，則中庵、碧洞，甲乙周接。

北俯挹于雪江，則寒市、月渡，左右縈帶。

一條大路橫互其中，輪蹄輻輳，不知其幾千里矣。

阮秉謙以東、西、南、北、中五個方位爲序列，其中東西以兩小句對仗，南北以兩長句對仗，中間的方向，則以單行爲之。

從文法上來看：東西兩個方位，海是大海，涇是大川。南北兩個方位，「南引眺于濂溪」與「北俯挹于雪江」既是對仗，則「雪江」本是水名，「濂溪」當然也是水名。中津，位於雪江南岸，濂溪之北；它既然可以俯視雪江，必定在雪江之畔；引眺是遠望之義，可見濂溪和中津之間有一大段距離。「中庵、碧洞，甲乙周接」，指中庵社和碧洞社這兩個村莊，前後序列；「寒市、月渡，

³⁵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3b-4a。

³⁶ 根據 Database of Comprehensive Urbanism of Hanoi, Vietnam 所提供的《同慶地輿誌》，第二十四幅〈海陽省圖〉，下有〈永賴縣圖〉（第 36 幅）和〈永保縣圖〉（第 37 圖）二幅，〈永保縣圖〉內有中庵社。蓋原永賴縣分割爲永賴、永保二縣，永賴縣在西，永保縣在東，二縣今日復合爲海防市永寶縣（保、寶同音，現在地圖的漢字寫作寶）。這是由日本東京大學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Center for Integrated Area Studies 所製作，網址 <http://area.net.cias.kyoto-u.ac.jp/hanoidb/index.html>，檢索日期：2012 年 6 月 20 日。

³⁷ 《刻本》卷首附載之〈白雲庵事跡〉亦云：「至廣和二年壬寅之秋，五十二，退歸田里，起白雲庵於鄉之左，仍號白雲居士。」（頁 1b-2a）鄉之左，謂故里中庵社之東，實際是在東北方的中津，他在建成公共的津館之後，續建私人別墅白雲庵於此。

左右繫帶」，指寒市這個居民村市和月渡這個渡口，一左一右，並列於江口。一條大路，當然是通往渡口的道路，從「輪蹄輻輳，不知其幾千里矣」，可知這是個驛路等級的渡口。問題是，「南引眺于濂溪，則中庵、碧洞，甲乙周接」，是指向南眺望時，先看到中庵、碧洞，後看到濂溪呢？還是向南引眺時，先看見了濂溪，之後才看見中庵、碧洞等村社相次周接呢？兩種解讀法，在文法上都有可能。

爲了方便討論，我先把主要相關地名、越南學者見解，以及我擬測中津的兩個可能位址，製成下圖：



圖四 阮秉謙中津觀白雲庵調查路線圖

圖中可以看到一大一小的兩條河流，較大的一條，今名 Sông Văn Úc，經過研究證實，此即阮秉謙所稱雪金江。（說見下文）較小的一條，位於雪金江南方，此水應該就是濂溪。圖中阿拉伯數字一至四所標示的位置，是現在越南學術界盛行的看法，「可能位址一」和「可能位址二」，是我擬測的中津位置。

雪金江本是一條江名，越南現在把它一分爲二，成爲兩條河川之名，亦即把上圖中的雪金江，越南學者稱爲「金江」；上圖中的雪金江支流，本應稱爲濂溪的，越南學者稱爲「雪江」。並且，指定這條支流上的一個地點爲「寒渡」

(即月渡)，目前在這裏有一個鐵製的浮橋，後文中都有照片解說。另外，中庵社西南一公里處有個小村，今地名為濂溪社，其南方的一條小溪 Sông Hóa，則被當作「濂溪」³⁸。以上的說法已經深入民間，連正在插秧的老農民都知道。

把「雪金」二字分屬兩條河的名稱，當然不可以。依照古代詩文的習慣，〈中津觀碑記〉所使用的「雪江」，以及詩中出現過的「金江」，都是「雪金江」的簡稱。阮秉謙詩文中對雪金江有四種稱謂：

- (1) 「雪金江」，如「雪金江靜吟懷闊」(〈津觀寓興〉之五十，《刻本》，11：18a)、「雪金江白歸帆穩」(〈餞安甸伯歸羅浮鄉〉，《刻本》，11：56b)。
- (2) 「雪江」，如「晨臨津觀上，晚月雪江邊」(〈寓興 / 又體〉，《刻本》，11：8b)、「雲庵庵外雪江津」(〈亂後憶高舍友人〉之三，11：31a)、「白雲庵月雪江風」(〈自述〉之二，《刻本》，11：26a)。
- (3) 「金江」，如「最愛金江景致幽」(〈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三十七，《鈔本乙》，16a)、「數頃金江數尺樓」(〈望潮樓〉，VHc1952：再鈔本，315)。
- (4) 「雪溪」，如「數椽茆館雪溪傍」(〈寓興〉之三，《刻本》，11：24a)。

以上各例，都是同一地點作詩，寫了同一條河。由於七言律詩的基本句型是「二二三」的組合，「雪金江」三字成詞時，造句所受的限制很大，因而把三個字省略為「雪江」和「金江」，是很平常的作法³⁹。寫成「雪溪」，則與句子的讀音有關。其他，隨著平仄句式以及語感的需要而變化的，還有「村溪」、「江溪」、「溪江」、「江津」等名稱用語，都同指雪金江⁴⁰。

³⁸ 對於中津館白雲庵的所在，不論是越南學者或是本論文，都是以〈中津觀碑記〉為主要依據，然而越南方面的說法與本文並不相同。如“Đi Tìm Dấu Vết Ông Trạng, Trên Hai Bờ Sông Vĩnh Trinh Quá Khứ”一文的作者 Trinh Khắc Nghiễn 和 Nguyễn Trung Hán，也曾對〈中津館碑記〉做了訪查，我所認定的濂溪，他們認為是雪江 Sông Tuyết，接著，他又先說中庵的西邊有古稱 Sông Vĩnh Trinh (永貞河) 乃是濂溪，又指中庵南方的 Sông Hóa 是濂溪。但 Sông Vĩnh Trinh 既非今地名，作者又未言出處來源，Sông Hóa 的水寬僅六十餘米，又位處中庵之南，顯然不合乎〈中津館碑記〉的文意。此文收入 Trần Thị Băng Thanh, and Vũ Thanh, *Nguyễn Bình Khiêm-về tác giả và tác phẩm*, pp. 650-657。

³⁹ 早在唐代以前，陳留王曹植就被簡稱為「陳王」，司馬長卿被簡稱為「馬卿」，十分常見。

⁴⁰ 見阮秉謙：「覓得村溪地一廬，閑居吾亦樂吾天。」(〈寓興〉之十，《刻本》，11：25a) 又云：「曾覓江溪得要津，歸來結屋樂吾貧」(〈津觀寓興〉之二十三，《刻本》，11：13a)，又云：「溪江別有小池臺」(〈自述〉之二，《刻本》，11：32a，原作溪邊，據 VHc1952 改)，又云：「覓得江津小洞仙，歸來結屋養殘年。……這般誰伴閒中樂，雪渚漁翁野寺禪。」(〈津觀寓興〉之三十，《刻本》，11：14b)。以上各詩，或作「村溪」，

不過，越南學界會產生那種說法，也並非完全無理。由於現存的越南地理方志，如黎光定《皇朝一統地輿志》(1809)、潘輝注《皇越地輿誌》(1833)、阮文超《大越地輿全編(方亭地志)》(1900)、梁竹潭《南國地輿誌》(1908)、高春育等《大南一統志》(1909)等書⁴¹，成書年代都很晚，各書中也沒有「雪金江」、「金海門」等名稱⁴²，在沒有古籍可以求證下，學者們若只從阮秉謙的「永賴縣中庵社」故里來落想，便可能出現誤解。因為他們所稱為雪江寒渡的這條支流，正是下洪府永賴縣和南策府先明縣(今先朗縣)的界河，換言之，如果他們認為阮秉謙所游的中津，仍然不出永賴縣境的話，寒渡這個位置，可說是他們的不二選擇。

但是，這樣一來，他們所選定的地點，周邊景觀與阮秉謙詩的描寫完全不合。對此，許多越南學者們把它歸諸於漢詩的問題，主張漢詩的寫景是出於詩人的想像，和對中國古代詩境的模擬，不可實求。真相會是如此嗎？阮秉謙的中津只能限制在永賴縣，不可以向緊鄰的先明縣尋訪嗎？

其實，只要以同時代的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1435)⁴³，來和阮秉謙〈過金海門記〉詩比對，就有三個鐵證，可以把雪金江和 Sông Văn Úc 兩個名稱結合起來，確認雪金江的名義。

第一、〈過金海門記〉詩中的古地名，所寫的正在 Sông Văn Úc 流域：

洪州形勝地，金海門得名。鞞挾荊策，喉襟控太平。

東來正派遠⁴⁴，西挹雪江清。岸樹水中現，溪禽天外鳴。

或作「江溪」，或作「溪江」，或作「江津」，可知稱江，稱溪，乃隨詩句音響所需而替換。此外，也有同一首詩，鈔寫的異文，混用雪江和雪溪。例如《白雲庵詩集》刻本有〈中津館寓興〉詩：「晨臨津館上，晚向雪溪邊」(11:30b)，又重複出現於第八頁，云：「晨臨津觀上，晚月雪江邊」(11:8b)。

⁴¹ 以上皆載於「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Digital Collections of the Vietnamese, Nôm Preservation Foundation)，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檢索日期：2012年9月12日。

⁴² 書中只有梁竹潭：《南國地輿志》(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1908年刻本，館藏編號：R.640·NLVNPF-0111)，頁37b，「江河」條云：「太平江之下流，經過海陽省清河、永保、先明三縣地，分爲五支。」其中有「禁江口」。金、禁音近，疑即此。但同書又有「塗山海口」(頁71b)，塗山海口即金海門位置，故前所疑亦未必可信。

⁴³ 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鈔本(河內：越南國家圖書館藏，館藏編號：R2016·NLVNPF-0167)。

⁴⁴ 「東來」指自西向東，唐詩中屢見，如白居易〈胡旋女〉：「出康居，徒勞東來萬里餘。」[清]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卷426，頁4693。

.....

曾記鯤鵬化，閑尋鷗鷺盟。靜觀潮汐後，會得古今情。

重憶歌江漢，何時洗甲兵。回頭紅日近，依舊一輪明。⁴⁵

據《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所載，當時海陽路分爲「上洪、下洪、南策、荊門」四府，其地相當於現在的海洋市到海防市⁴⁶。首句的「洪州」，即上洪府⁴⁷。「鞞挾荊策」句中的「荊策」，就是荊門府和南策府的合稱。南策府在西，荊門府在東，兩府相聯⁴⁸。在這個區域唯一的大江，連串了荊、策二府，而且可行駛大船，這就是 Sông Vãn Úc。換言之，「鞞挾荊策」乃指金海門控制著，行駛於荊門和南策的舟艦，也就是控制了 Sông Vãn Úc。至於「喉襟控太平」，乃指 Sông Vãn Úc 是太平江的大支流，入海口就是太平江水系的咽喉⁴⁹。

第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所載古港口名，與今渡口名稱相同：阮廌在其書中，記載了一個「海陽路」下屬的港口：「陽噢海口，屬先明」⁵⁰，先明是南策府的一個縣，南策府南北斜長，最東南端的就是先明縣（今先朗縣），與下洪府永賴縣（今永寶縣）相隣。在古先明縣的境內，Sông Vãn Úc 入海口以內約五公里處（北緯 20° 41'24.79"，東經 106° 39'27.57"），現在還有一個“Phà Dương Áo”（音譯爲陽噢渡）。阮廌所記載的「陽噢海口」，和這個同名的渡口的關係，不容忽略。如果「陽噢海口」與 Sông Vãn Úc 入海口前的 Phà Dương Áo 有地名傳承關係，則 Sông Vãn Úc 就是雪金江的推論，也就可以成立。

⁴⁵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6a。從結束處看來，「曾記鯤鵬化」四句，指五十二歲那年的休官之事，「重憶」四句，指眼前洪州正有戰亂，此詩的寫作時間，可能與六十歲時發生的戰亂有關。

⁴⁶ 以上，見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鈔本，云：「海陽……路府凡四，……上洪府三縣，下洪府等四縣，南策府四縣，荊門府七縣。」（頁 13b）上洪府有三縣，爲唐豪、唐安、錦江。永賴在下洪府，先明在南策府。原書下洪府後有「等」字，乃衍文。

⁴⁷ 同見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上洪府有小字注：「古洪州。」同前註。

⁴⁸ 《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又云：「上下洪州，善於長征，荊門七部，勇於水戰。」（同前註，頁 14a）

⁴⁹ 另一說，太平可以解釋爲太平府，太平府就在永賴縣南，阮廌所稱「艾門海口」（今名太平海口），僅在 Sông Vãn Úc 入海口南方僅九公里而已。

⁵⁰ 《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海及六頭安子惟海陽」條，云：「艾門屬同賴，陽噢屬先明，二海口名。唐豪，江名。」（頁 14b）同賴即永賴縣。



圖五 Sông Văn Úc 入海處，自南海漁港東望海口。(在北緯 $20^{\circ} 41'15.24''$ ，東經 $106^{\circ} 42'0.89''E$ 所攝)

第三，阮秉謙明白指出這條水是雪金江：

阮秉謙這次寫金海門的角度，是從金海門向內地注目，所以詩中「東來正派遠，西挹雪江清」之句，寫雪江自西向東來，他同時深情的注視發生在這條江上的時局。最後才以「回頭紅日近，依舊一輪明」兩句，在全詩的結束處，轉身向海口。他明確的指出，流到金海門的江水，名為雪江。

最後補敘「金海門」。距離 Sông Văn Úc 入海處約一公里處（即北緯 $20^{\circ} 41'15.24''$ ，東經 $106^{\circ} 42'0.89''$ ），現在有一個 Nam Hài 漁港（音譯為南海港）⁵¹，在這裏，岸旁水多，往往淹沒樹根，「岸樹水中現，溪禽天外鳴」的寫景，仍然可見⁵²。作為 Sông Văn Úc 的河口，在此建港有地理的必然性。我和阮登利教授走訪了此地，觀看大江入海之景，阮教授認為這裏就是「金海門」，我也持相同看法。

經過以上三段論證，可以證明阮秉謙詩中的雪江就是 Sông Văn Úc。前面

⁵¹ 港內設有一個 Sông Văn Úc 的海洋管理站 Tram Quan Ly Duong Sông Văn Úc。

⁵² 越南人在 Sông Văn Úc 兩岸築堤，堤上寬約三米，可通車輛，但外人不易到，海防吳登利教授親自帶領，才找到南海港，謹此深致謝忱。

已經分析過雪江、金江、雪金江、雪溪各詞都是雪金江的異名，所以，Sông Văn Úc 就是雪金江，可以論定。那麼，Sông Văn Úc 的那一個位置，最可能是阮秉謙的中津月渡呢？在圖四中，我標示的「可能位址一」，乃是 Phà Dương Áo（陽喚渡）的南岸，現今仍在使用中，「可能位址二」，是已經廢棄的古代渡口。比較這兩處可能的位址，我認為「可能位址二」才是正解，說詳下文。

（二）詩文景觀描寫的現地驗證

1. 中津月渡的景觀條件與兩個可能位址

阮秉謙所說的「中津」，乃是驛路上的一個津渡，在下列各詩中都說：

歸來卜築雪江津，占斷林泉作主人。近水天多樓有月，傍溪池小鏡無塵。
 （〈中津寓興〉之六十四）⁵³

津亭徙倚俯長江（〈二月津亭感作詩〉）⁵⁴

乘閒散步到中津，江岸晴添綠樹新。今古往來行路客，晨昏聚散趁墟人。
 （〈自述六首〉之二）⁵⁵

所謂「雪江津」和「津亭」，都指明了此地乃是驛路的津渡。由〈中津觀碑記〉可知渡口名稱乃是「月渡」，在月渡西南側的漁村曰「寒村」。

至於中津所在的雪金江大小和形狀，阮秉謙也作了形容，首先是江寬：

小小樓臺俯大灘，登臨聊且強為歡。（〈寓興三十六首〉之十五）

一頃寒江是雪金，江邊結屋伴行吟。（〈津觀寓興〉之三十一）⁵⁶

所謂的「大灘」，究竟有多大呢？「一頃寒江」，應該實看？還是虛說呢？古代一步長為一·四七米，一畝面積為二四〇方步，一頃百畝，以此計算，一頃之地為五一八六一·六平方米。圖四箭頭所指的「可能二」位置，正當曲流的折曲點，兩岸最近的距離約二五〇米。如果站在江邊，向對岸望去，左右各寬取二〇八米的話，所看到的水面就是一頃。人眼的清晰視界，左右約五十度；展望東西寬二〇八米的正面，所需的角度的四十七·三度，正好在人眼清晰視界以內。換言之，阮秉謙站在「可能二」位置的江岸，很自然的望向對岸，無

⁵³ 阮秉謙：《鈔本甲》，頁 19a。

⁵⁴ 阮秉謙：《刻本》，卷 12，頁 47b-48a。

⁵⁵ 阮秉謙：《鈔本甲》，頁 24b。

⁵⁶ 阮秉謙：VHv1794 本作「小小樓臺俯大灘」，《鈔本甲》，頁 23a，〈寓興十一首〉之八，作「池臺」，不妥。另一首《刻本》，卷 11，頁 14b。

需轉頭顧盼，所看見的江面便是一頃之大。他在前引〈中津寓興〉六十四詩選以「近水天多樓有月」來呈現臨江開闊的特徵，可以互參。而且，據阮秉謙的描述，在這裏還可以看得到江潮，聽得到灘聲：

溪鳥往還知早暮，江潮進退驗盈虛。（〈津觀雜興〉之十一）

門枕寒潮觀漲退，庭留脩竹看爛斑。（〈津觀雜興〉之三十二）

自笑田園老病身，魚蝦爲侶鳥爲鄰。水邊茅屋灘聲近，竹外柴門月色新。

（〈亂後憶高舍友人三首〉之二）

清流借響琴聲潤，古木留陰客夢涼。（〈寓興〉之一）⁵⁷

了解河川的人都知道，只有大河才會有潮汐漲落和嘩嘩的灘聲。其次是形狀，中津位在雪金江的大型折曲之處，這一點也常被提起：

半庵別占小乾坤，此外而無車馬喧。行客問津知野渡，斜陽聞笛覺漁村。

春江隨曲波千頃，秋夜窺簾月一痕。石老岩幽人復靜，這般好景與誰言。

（〈津觀寓興〉之四十二）

人村館西南，江水館東北，中有半畝園，園在雲庵側。（〈江館寓興，又十二韻〉）⁵⁸

前詩的第五句說：「春江隨曲波千頃」，千頃當然是誇大的用語，但也說明了雪金江流到這裏正逢大幅度的折曲，西來的水和東逝的水流量都很大，所以他才使用誇張的千頃之語，既道出了江流的宛轉，也強調了涇流之廣大。後一首指出人村（寒村）在中津館的西南，江水在中津館的東北。合併來看，江水先由西北流到中津月渡，然後在此形成一個大轉折，從中津館和白雲庵看去，江水的涇流就在中津館東北汨汨流去。

回到圖四來看，在 Sông Văn Úc 有兩處符合上述的條件，即標爲「可能位址一」和「可能位址二」之處。更值得注意的是，這兩處都是古渡口。

「可能位址一」是現時仍在使用的輪渡，名爲 Phà Dương Áo（陽喚渡），渡口有南北兩岸，名稱相同，北岸（位在北緯 20° 41'24.79"，東經 106° 39'27.57"）和南岸（位在北緯 20° 41'12.53"，東經 106° 39'22.26"）可以乘載行人、機車，和一部汽車。陽喚之名，曾記載在《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說已見前。

⁵⁷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0b-11a、14b、31a、23b。

⁵⁸ 同前註，卷 11，頁 16b、19b。〈寓興〉：「一壺別占小乾坤，半畝方池五畝園。月館雲庵春更好，個中誰識有村泉。」（卷 11，頁 67），本詩末句泉字出韻，今依 VHC1952 本第一三三紙改正爲「桃源」。



圖六 陽喚渡的渡船。(在陽喚渡南岸北緯 20° 41'12.53"，東經 106° 39'22.26" 處，向北拍攝)

在渡口西方約三〇〇米處，有一個二〇〇八年重新整修的「最靈祠」⁵⁹，據守祠的老人說，越南重要的渡口都有「最靈祠」，保佑渡河人的安全。這個祠雖然是重修的，但原來的祠和渡，從他祖父的年代就有了。

「可能位址二」（位在北緯 20° 41' 56.214"，東經 106° 37'29.08"）向東到雪金江出海口的直線距離約九公里，距離塗山約十六公里，距離 Cát Bà Island 的主山約三十七·六公里。西南到濂溪約五·三公里，到中庵社



圖七 陽喚渡之最靈祠神像

⁵⁹ 後黎裕宗保泰 (1720-1729) 初年，為釐正百神祀典，將歷代帝王別尊為「一等神」；其次「最靈上等神」，並褒三字；再次為「中等神」，褒封二字；最次「下等神」，褒封一字。見鄭峻峯《安南神祠考正》，引自許文堂：〈越南民間信仰——白馬大王神話〉，*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南方華裔研究雜誌) 4 (2010): 163-175。



圖八 「可能位址二」的神樹及神祠。

的程國公祠約十·五公里（以上皆為直線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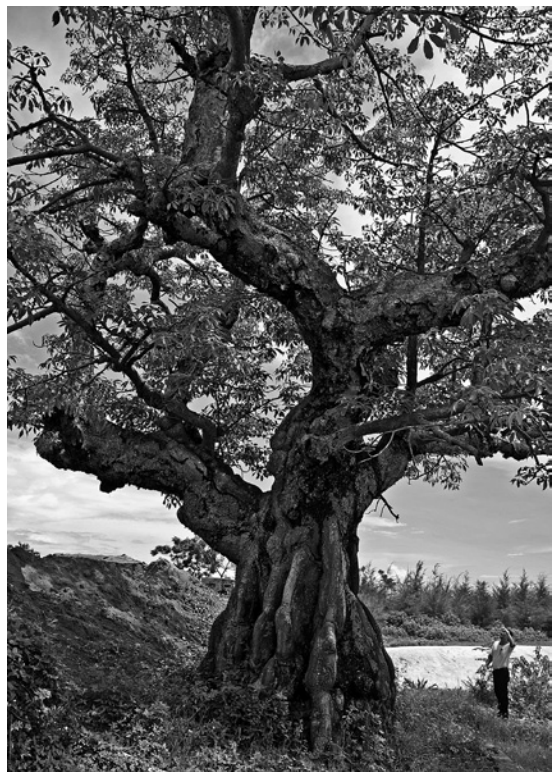
此點以西約四十七米處，也有一座古老的「最靈祠」，祠後一株老樹，從樹幹和枝柯的體型看來，應有五、六百年以上的樹齡。由於最靈祠所祭祀的是庇佑渡河者的神祇，再從老樹與神祠互相依附的結構看來，此地古代如有大型津渡，並不令人驚訝。阮秉謙在中津築館之歲距今五六一年，中津月渡極可能在這裏。

在這個最靈祠的西方約三五〇米處，有新修的 Chùa Thăng Phúc（寶福寺）和陳朝的祠祀。此地現在是非常荒僻的小村，與這個大型寺院的規模相比，完全不成比例，但如依阮秉謙詩所說：

溪水西頭古寺傍，近傍雙樹納餘涼。（〈老狂〉之二）

覓得江津小洞仙，歸來結屋養殘年。……雪渚漁翁野寺禪。（〈津觀寓興之三十〉）⁶⁰

⁶⁰ 阮秉謙：《鈔本甲》，頁 11a、《刻本》，卷 11，頁 14b。



圖九 神樹大小



圖十 「可能位址二」的最靈祠

則當年中津的西側已有古寺，今日寶福寺的興修，並非盡是巧合。

這兩個渡口，都位於 S 形折曲的底部，左右河道和渡口都形成深 V 字形，江面的寬度，「陽喚渡」所在處約三三〇米，「舊渡」所在處附近約二五〇至二九〇米不等，可說是相差無幾。由於形狀相同，江寬相近，兩處的距離又不遠（直線距離僅三·五公里），雷同性很高。

不過，在兩者皆有可能的情況下，我選擇舊渡作為阮秉謙所謂的中津月渡，理由是：(1) 此地有老樹古祠，新渡沒有老樹。(2) 渡頭西方三五〇米有大型寺廟，符合阮詩內容。(3) 距離圖四所標示的濂溪較近。特別是最後一項。因為〈中津觀碑記〉既然說：「南引眺于濂溪」，舊渡距離濂溪僅五·三公里，現在渡口則有七·七公里，從舊渡眺望濂溪已經不易，從陽喚渡南眺，距離更遠，難度更高。

2. 景觀驗證之東望而海

〈中津觀碑記〉云：「東望而海」，阮秉謙還在其他詩篇寫到雲庵靠近海岸的特徵：

望眼遠舒塗海闊，吟眉高聳蓋山尖。(〈津觀寓興〉之五)

門前觀海難爲水，樓上看雲易見山。(〈津觀寓興〉之五十六)

雲成雨後遷山遠，水濯纓餘到海清。(〈邃亭〉)

循除白繞溪前水，排闥青來海外山。(〈津觀寓興〉之六)⁶¹

紅日初升東海近，清風微遞北窗涼。(〈津觀寓興〉之二十七)⁶²

這五首詩都寫到傍近東海的特徵，我們要考慮的是，詩中所寫的海，是真正的面，還是指近海的水域特徵而已。其中「望眼遠舒塗海闊」和「門前觀海」，似乎是站在海岸了，可是，其他三首，又不像是站在海岸。我仔細觀察了現場江流與海面的狀況以及渡口的需求，應該不是直接就在海岸，而是指其接近海邊。圖十一是從舊渡（「可能位址二」）向東北出海方向眺望之所見，讀者有沒有東望而海的感覺呢？



圖十一 可能位址二的東望而海

⁶¹ 〈白雲庵寓興〉：「故園歸去路非賒，……排闥青山雨後多。」(《刻本》，卷11，頁23a-b) 又〈遣興〉之二：「茅庵隱約白雲間，門外春來海外山。」(《鈔本乙》，頁16b)。

⁶² 分別見阮秉謙：《刻本》，卷11，頁9b、19a、59a、10a、13b-14a。

如果我們從陽喚渡（「可能位址一」）向東拍攝，所得如下：



圖十二 陽喚渡的東望而海

不論是今渡或舊渡，景觀相似，都是天闊水多。所謂「東海近」的視感，應是由此而來。照片圖十二中的遠山，從方位角度計算，可以確知是塗山。塗山是半島，最高處不到百米，但綿延四、五公里，而且近在 Sông Văn Úc 入口口的北端。

3. 西盼而涇



圖十三 是在舊渡所拍攝的西盼涇流。(拍攝位置為北緯 $20^{\circ} 41'56.25''$ ，東經 $106^{\circ} 37'28.56''$)

「涇」字，取義於《莊子》：「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

之間，不辯牛馬。」⁶³ 阮秉謙之意當指江水寬闊。Sông Văn Úc 的流量很大，陽嗅渡所在的江寬約三三〇米；「可能位址二」，在寶福寺的江邊測量約二九〇米，在最靈祠邊測量約二五〇米，圖十三便是此最靈祠邊所見的西盼涇流。

4. 南引眺于濂溪，則中庵、碧洞，甲乙周接。

「引眺」一詞，為遠望之義，元結〈茅閣記〉：「嘗欲因高引望，以抒遠懷。」⁶⁴ 可證。吾人若從「可能位址二」向西南遠眺，最接近處約五·三公里可以看到圖四地圖中我所說的濂溪，也就是越南人所謂雪江寒渡。惟目前因房舍及行道樹所遮蔽，並無所見。

這條溪流的水面寬度，全線都只有一〇〇米至一三〇米不等，在本地人稱為「寒渡」的地點⁶⁵，有鐵製浮橋供人車通行，橋下江寬為一一五米。此處距離可能位址二約八公里，距離 Phà Dương Áo 約十一公里，距離這條溪流的入海口約十二·八公里。吳登利教授指導本地政府新建的中津觀碑亭在其西南約



圖十四 這是越南學者所謂「寒渡」（我認為是濂溪）。（攝於南岸北緯 20° 40' 37.69"，東經 106° 33' 6.44" 之處）

⁶³ 見〔清〕郭慶藩撰，王孝魚點校：《莊子集釋》（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卷6下〈秋水〉，頁561。

⁶⁴ 〔清〕董誥等編：《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卷382，頁3875。

⁶⁵ 月渡這個地名，有時被稱為寒渡（見於〈履歷記〉），應是從寒市與月渡這兩個名稱合成而來的。

二公里，以上都是直線距離。



圖十五 站在橋上，向東拍攝。(拍攝點在北緯 $20^{\circ}40'37.75''$ ，東經 $106^{\circ}33'5.51''$)



圖十六 即使在鐵橋上，也看不到壯闊的西來涇流。(拍攝位點在北緯 $20^{\circ}40'37.88''$ ，東經 $106^{\circ}33'5.15''$)

圖十五和圖十六兩張照片，都是在鐵浮橋上拍攝的。當我們實際站在浮橋上向東西兩個方向眺望時，由於河面太窄，並無〈中津觀碑記〉所形容的沉味。

渡河下了浮橋之後，西南可至中庵社，此地舊有程國公祠，現在更擴大修建為中庵祠，成為觀光景點。從方位和祠祭來看，這裏應是阮秉謙在中庵的本家。從阮秉謙的詩文中可知，他雖然在雪金江的中津建了白雲庵，（白雲庵的土地也是他先人的祖產），可是，中庵社的舊有宅第仍然還在，也還是正式的居宅。

阮秉謙在〈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六十八一詩中，曾寫到他的妾，詩云：

覓得先人一敝廬，偷閒聊且寓閒居。傍花移石開新井，待月登樓看舊書。

老妾年年供杵臼，兒童日日勸耕鋤。稻田桑宅規恆產，衣食由來且有餘。⁶⁶一如預期的，他的首句點出白雲庵也是先人的敝廬之一。值得注意的是第五句「老妾年年供杵臼」，這一位寫老妾，後來身體不好，阮秉謙還寫了一首〈送老妾還村居〉詩（見鈔本 VHv850 及 VHc1952）。老妾所回去的「村居」，就是中庵社的本宅。阮秉謙去世後，後人在中庵本宅立祠祭祀，就是程國公祠，為新修中庵祠的前身。

5. 北俯挹于雪江，則寒市、月渡，左右縈帶

「俯挹」一詞，指低頭即見，極言其近。事實上，中津就是雪金江的渡口，此渡口當時名為月渡，有村市，名為寒村及寒市。有一條大路橫亙其中，輪蹄輻輳，可達千里，從〈津館前大路詩〉：「一條大路接通津，坦蕩那嫌混世塵。」（《刻本》，12：5a），可見道路和渡口是一體的，從大路可以直接指向月渡。至於〈中津觀碑記〉所謂「左右縈帶」，是指渡口在道路東側，而寒市寒村在路的西邊。

除了〈中津觀碑記〉外，阮秉謙也多次使用了寒市、月渡這兩個地名，如：

近臨月渡渡東頭，別占園池景致幽。（〈老狂〉之一）

津館春深醉似泥，東風吹起強扶藜。數聲啼鳥寒村外，一葉扁舟月渡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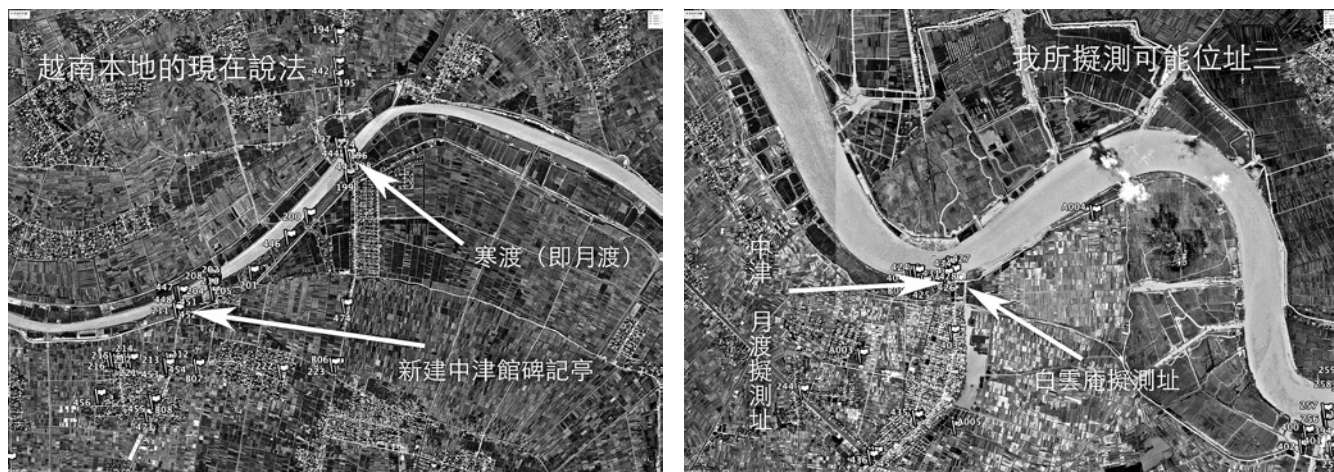
（〈感興〉之三）⁶⁷

詩中的寒村就是寒市所在的村莊，他在春深時飲酒而醉，出門散步。由於白雲庵在月渡的東邊，他越過渡頭和大路，走到月渡的西邊來，在寒村側外，聽見啼鳥，又看到水面上有一葉扁舟。

⁶⁶ 阮秉謙：《鈔本甲》，頁 19b。

⁶⁷ 阮秉謙：《鈔本乙》，頁 10a。〈感興〉之三，見《刻本》，卷 11，頁 33a-b。

經上面的討論，最後，我把越南本地的現在說法，和我擬測的「可能位址二」，以相同的比例尺的衛星地圖（視角海拔高度 4.98 公里），供大家參考。



圖十七 我所擬測的「可能位址二」與越南本地現在說法之比較

在相同的比例尺下，我所擬測的「可能位址二」，不論是江面寬度、水流的折曲幅度、潮汐、灘聲的可能性，都比現在越南的說法，更符合阮秉謙詩的描述。至於我所擬測的「可能位址一」，很多條件都與位址二相似，卻與濂溪相距太遠，還有下文會談到的看山問題，所以，我最後沒有選它。

最後，我們可以肯定〈中津觀碑記〉所說的中津的位址，就是「可能位址二」所指的，疑似古代渡口（其位址以北緯 $20^{\circ} 41' 56.214''$ ，東經 $106^{\circ} 37' 29.08''$ 為代表）。如以此點為基準，畫一條和雪金江垂直的直線，則月渡正在水邊，中津館和白雲庵都在此線以東數畝之地（明代一畝的大小，約 540 平方公尺）；中津館離月渡比較近，白雲庵稍遠一點，中間隔著一個池塘而彼此相連。

（三）白雲庵的莊院結構

下面，我想根據阮秉謙詩，逐一還原白雲庵的建築結構。首先，先討論「中津館」和「白雲庵」兩個名稱的關係，然後再來還原庵內的建物分布狀況。

1. 中津館和白雲庵兩個名稱的關係

中津館又寫作中津觀，館、觀二字常被混用，例如〈中津觀池〉詩，在《全

越詩錄》就寫作〈中津館池〉⁶⁸。基本上，中津館是公共建築，這所津館近臨江灘，有樓臺和小池。這是阮秉謙五十二歲時（莫廣和二年，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與鄉紳共同捐資，由秉謙弟子張時舉督工完成。捐建的目的是「如斯之勝地，可無一庇以休憩行人乎哉？」因此，它的性質是個公共館舍。阮秉謙自己也常用津亭來指述它，例如〈津亭冬菊詩〉云：「一朵延年館裏栽」，《鈔本丙》同題作〈中館冬菊詩〉（《鈔本丙》，25b）⁶⁹，津亭就是中津館，中津館就是津亭，而津亭一詞，本義就是水驛。

至於阮秉謙在公共中津館東邊營建的白雲庵，本是私宅性質，他在少數詩篇也作了區隔，如「人村館西南，江水館東北，中有半畝園，園在雲庵側。」（〈江館寓興，又十二韻〉，《刻本》，11：19b），把津館和白雲庵區隔得很分明，「月館雲庵相對閒」、「月微津館塵心少，夜靜雲庵清夢多。」（〈中津館寓興八十二首〉之六十五、六十八，VHc1952，40、41）等句，也以二館相對或用對仗句上下分述，把二者明顯區分。不僅於此，當他來到公共中津館時，經常使用「向」、「臨」或「登臨」作動詞，如「夜向津亭覓勝遊」（《鈔本甲》，20b）、「晨臨津觀上」（〈寓興〉之八，《刻本》，11：8b）、「乘興日臨江館晚」（〈津館寓興〉之三十六，《刻本》，11：15b）、「閒臨津館雨初晴」（〈中津館晨興〉，《鈔本丁》，8b）⁷⁰〈臨館觀魚，見巨魚食小魚感作〉（《刻本》，11：21a），由於向、登、臨等語都不能用在自宅，這些詩都可辨識為公共中津館⁷¹。但多數詩篇常讓人分不清是公用的中津館或私家的白雲庵。

在《白雲庵詩集》的眾多版本中，以「白雲庵寓興」命題的，只有《刻本》出現過一首，即前引「故園歸去路非賒」之詩⁷²。多數的詩篇中，都對「白雲庵」和「中津館」二詞未作明確的區隔。詩集中最大的組詩〈津觀寓興〉（各本多作〈中津觀寓興〉），雖然是以「津觀」為題，內容則庵、館兩處的描寫，不斷的在前後首中混雜出現。其他見於《刻本》的組詩，曾寫到庵、館的，還有〈寓興〉十二首、〈自述〉九首、〈偶成〉七首、〈老狂〉二首、〈感興〉四首

⁶⁸ 阮秉謙：〈中津觀池〉，《刻本》，卷11，頁22b；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17，頁48b。

⁶⁹ 阮秉謙：《刻本》，卷12，頁6a；《鈔本丙》，頁25b，「朵」作「種」。

⁷⁰ 阮秉謙：《鈔本乙》作「晚臨津館雨初晴」（頁14b），首字作晚，非。

⁷¹ 又〈寓興三十六首〉之十五：「小小樓臺俯大灘，登臨聊且強為歡。紅留古木山容瘦，碧漫長流水色寒。」（VHv1794本，頁16a）由「登臨」一詞可知，此詩之樓臺即中津館之建築。

⁷² 見阮秉謙：《刻本》，卷11，頁23b。

等，也都沒有明確的區分⁷³。我仔細比對這五組四十四首詩，詩題、詩句中，稱「中津館」的有二十首；稱「津館」的有十五首，稱「庵館」的有四首，寫為「庵」「茅庵」的合計五首。但是，這些詩的內容，大部分是寫白雲庵，這一類的例子很多，如：

記得賊奴平定了，重尋津館侶魚蝦。(〈水行赴營感作〉)

虛舟飄瓦視浮榮，庵館閒居我自清。(〈遣興五首〉之二)

獨居津館四無鄰，一室蕭然病且貧。(〈遣興五首〉之四)

津館日高眠未起，青雲爭似白雲閒。(〈自述／又體〉)⁷⁴

賊奴平定，功成不居，所要返回的津館，當然是私人的白雲庵自宅；其他三首也都是白雲庵。少數詩篇才是單純指公共中津館，或是合稱兩個處所。

到後來，中津館簡直成為白雲庵的別名，最具體的例子，便是在阮秉謙七十三歲致仕，重尋舊處且歸休時，他必須重新整修舊隱的白雲庵房舍，可是，詩題並不是「白雲庵」，而是〈重修中津館〉，詩云：

重置茅齋傍水村，竹為欄楹石為門。其中自有田園樂，此外別無車馬喧。

兔走鳥飛閒日月，陰來姤往小乾坤。天時人事相終始，聖道淵源豈易言。⁷⁵

詩中重置茅齋，建竹欄石門，所修的不是公共中津館而是雲庵自宅，三四句對退休生活的描寫，他另外還使用了兩次：「半庵別占小乾坤，此外而無車馬喧。」(〈津觀寓興〉四十二，《刻本》，11：16b)、「不待投章便解簪，田園舊約好重尋。喧無車馬牢春睡，樂有圖書老客吟。」(〈自述〉之四，《刻本》，11：26b) 都是指白雲庵自宅。

再以阮秉謙與高舍友人唱和的〈題中津館〉之三詩為例，高舍友人詩云：

羨今程老中津館，多古裴公綠野堂。池水有情環舍右，俗塵何處遠牕旁。

⁷³ 例如《刻本》所載〈津觀寓興〉組詩，其前七首，其首句依次為：一、數椽茅屋俯江津；二、虛室渾無半點埃；三、津館居常午睡遲；四、卜築重尋泉石娛；五、雨後誅茅蓋小簷；六、隱約柴扉夕照間；七、雲庵養拙自安貧。只有第三首在津館午睡，一、二、六兩可，而四、五、七，字面上都有白雲庵，尤其是第七首，明指所在地是雲庵。第十首又云：「明月半窗清夢好。……貧居那有橋莊好，誰謂程公是晉公。」當然是指私人性質的白雲庵。到第二十七首又直書「白雲庵盡白雲鄉，守拙都無宦債忙」。(卷11，頁9a-13b) 又如〈寓興〉十二首詩，多數寫中津館，但其中第九首云：「柴門半掩日遲遲，正是偷閑穩睡時。」第十首云：「覓得村溪地一廛，閑居吾亦樂吾天。」(卷11，頁25a-b) 都是詠白雲庵生活。

⁷⁴ 同前註，卷11，頁53a、《鈔本甲》，頁26a-b、同前註，卷11，頁66b。

⁷⁵ 阮秉謙：《鈔本甲》，頁30a。

門迎海氣琴聲潤，戶引潮聲枕簟涼。靜驗芭蕉舒卷處，道中時可識行藏。⁷⁶
阮秉謙的和詩說：

偷閒自笑今津館，假隱殊非昔草堂。山送青來雲樹外，水將白遶雪溪傍。

天光入戶春光好，竹色侵盃酒色涼。道有屈伸隨所遇，徑行素志不終藏。⁷⁷

高舍友人使用唐朝裴度「午橋莊綠野堂」的典故來比擬阮秉謙的莊園，阮秉謙也以「殊非昔草堂」婉拒他的讚美。午橋莊綠野堂是裴度歸隱後的私宅，這一來一往的詩，筆下寫的是中津館，雙方要談的卻都是白雲庵。而且，在這組〈題中津館三首〉之前，阮秉謙還有〈亂後憶高舍友人三首〉詩，其中第三首便用了「雲庵庵外雪江津，爲卜幽居且擇鄰。」（《鈔本甲》，10b），所指的乃是同一處所。由上可見，阮秉謙晚年，「中津館」已成爲「白雲庵」另名。

綜合他眾多詩篇看來，顯然他在五十二歲到六十歲的隱居歲月中，已經在公共的中津館後面營建白雲庵私宅，平時就居住在這裏，出遊就登臨公共中津館。對外作詩，有時也無所分別。到了七十三歲歸休時，擴建白雲庵，仍稱中津館，人們也以津館和它作連結。

本文爲避免讀者誤解，如果明確知道是公共建築的中津館時，會在前面加上公共兩字；如果是等同白雲庵的中津館時，也會改稱白雲庵或白雲庵建築群，以示區隔。

2. 白雲庵與中津館的位置關係

如前所述，根據〈中津觀碑記〉，月渡在大路的東側，所以中津觀應該也在路的東側，白雲庵乃在中津觀後，下面這首詩可證：

人村館西南，江水館東北，中有半畝園，園在雲庵側。（〈江館寓興，又十二韻〉）⁷⁸

前兩句前面已經解釋過。這裏說村莊（寒村）在公共中津館的西南，雪金江在公共中津館的東北，在寒村和雪金江中間，有半畝之園，白雲庵就在那裏。因爲公共中津館的正面是大路，所以，園必定在它的背後，換言之，在公共中津館和白雲庵之間，有一個半畝的園林，這個園林，還帶著半畝水池：

⁷⁶ 見 VHe1952 鈔本，頁 76。

⁷⁷ 阮秉謙：《鈔本甲》，頁 30a。

⁷⁸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9b。

鑑開池半畝，景占一壺中。溪樹低涵碧，江花近曜紅。（〈中津觀池〉）⁷⁹
半畝園林和半畝池，合起來有一畝，也就是〈寓興〉詩所說的：

半依村市半人鄉，中有園池一畝強。庵館長閒春不老，江山入畫筆生香。
（〈寓興〉之一）⁸⁰

首句的「半人鄉」三字不可解，〈題中津館 / 次前韻〉有云：「歸來結屋傍林泉，右托村溪左市廛。」⁸¹ 雖然如此，仍難以領會透徹。但村市是指寒村、寒市，以及「園池一畝強」指白雲庵，則可確定。

水池的正面，應在中津館這一側，據〈中津觀納涼〉詩云：

津館遲遲夜漏長，近臨水次納微涼。月暉竹色侵盃綠，風約荷花掛袖香。⁸²

以及〈中津館觀池上梅詩〉云：

清淺池塘冰玉姿，這般淡冷兩相宜。⁸³

「水次」便是指這個水池，池旁有竹，有梅花，池中有荷花。現今在 Sông Văn Úc 的江堤內外，時時看到有人引水作池，在阮秉謙的時代，津館和雲庵之間如果也引水作成小池，不難理解。

3. 柴門方位

依照阮秉謙詩的說法，白雲庵是在雪金江之濱，大門是開在雪金江這一面。又由於雪金江是在雲庵之北，門既臨江，其方位自然也是北向的：

數椽茆屋俯江津。（〈津觀寓興〉之一）

柴門盡日傍江開。（〈津觀寓興〉之二）

水邊茅屋灘聲近，竹外柴門月色新。（〈亂後憶高舍友人〉之二）

弓餘地小絕纖埃，近水柴扉盡日開。（〈津觀寓興〉之十二）⁸⁴

詩中地小及白雲字樣，皆顯示是白雲庵，而松竹與梅都是建築物間的植物，既如此，則近水柴扉，是白雲庵的柴扉無疑。至於詩中一再出現「柴門」「柴扉」應是受到杜詩影響，以阮秉謙的財力不應如此。在〈重修中津館〉詩中，也說

⁷⁹ 同前註，卷 11，頁 22b。

⁸⁰ 阮秉謙：《鈔本甲》，頁 6a。

⁸¹ 同前註，頁 29a。托字難辨識，暫作如此。

⁸²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33b。

⁸³ 同前註，卷 12，頁 51b-52a。

⁸⁴ 分別見同前註，卷 11，頁 9a、31a、11a。「弓」字《刻本》作「只」，今據 VHC1952 鈔本第二十三紙改。

門柱是用石頭做的，門本身當然也不會那麼簡陋。

(3) 門內的建物群

白雲庵是別墅型的住宅，在這個住宅區中，有主建物，有庭園花木，有亭，有樓。其中，亭子有兩個，即休亭與邃亭，是他七十三歲重修館舍時新做的：

故園歸去路非賒，別構新亭傍水涯。滿院幽花留宿鳥，一樓曙色掛晴霞。

到窗紅日天邊近，排闥青山雨後多。富貴功名都是夢，古今來往幾曦娥。⁸⁵

首句「故園歸去路非賒」，是七十三歲致仕時，從首都昇龍回到中津。昇龍就是今河內市，經由 TL391 號公路從河內的中津，距離恰好一一〇公里，所以說「路非賒」。中津原有阮秉謙五十二歲休官時留下的白雲庵舊居，他也經常以「舊」字來形容五十二歲休官時的雲庵，如「若問舊家何所有，白雲庵月雪江風。」（〈自述〉之二，《刻本》，11：26a）、「不待投章便解簪，田園舊約好重尋。」（〈自述〉之三，《刻本》，11：26b）皆是。現在再加上新的亭子：

小亭雙構傍幽齋，面面門隨水次開。……

迴旋北拱千峰在，演迤東流萬水來。（〈津觀寓興〉之三十四）

白雲庵外小休亭，准擬三休得此名。倚檻紅蓮擎寶蓋，繞窗翠竹送寒聲。

（〈休亭〉）

無官始覺一身輕，結構茲亭邃自名。……

雲成雨後遷山遠，水濯纓餘到海清。（〈邃亭〉）⁸⁶

第一首所稱的雙構，指兩所結構，亦即兩座亭子建物，亭名為休亭和邃亭。休亭的周邊景物，以蓮花為主，蓮花是生長水池中的，旁邊又有竹林。前文指出，公共中津館和白雲庵之間有水池，中津館是池的正面，有遊觀之樂。白雲庵這一側屬於池的對向，比較幽靜，休亭就建在這裏。以白雲庵建築群的分布來說，它位在西側。邃亭是傍著雪金江而建的，阮秉謙的題詩也著重在寫遠山和江水之景，應在白雲庵建築群的北側。此外，「邃亭」在 VHC1952 鈔本作「遂亭」，似有理。除了雙亭之外，阮秉謙寫了許多關於樓居的詩：

別占溪泉景致幽，歸來結屋覓閑遊。護花半掩臨風樹，待月先開近水樓。

（〈津觀寓興〉之十五）

⁸⁵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23a-b。

⁸⁶ 見同前註，卷 11，頁 15a、58b、59a。

江樓秋萬里，暮色正熹微。雨霽千峰在，天空一雁飛。

寒村煙薄薄，遠岸樹依依。……

野寺初聞磬，柴門已掩扉。（〈江樓秋日曉望〉）⁸⁷

第一首說「待月先開近水樓」，月從東方來，所近之水，應指雪江，第二首詩裏，江樓上可以遠眺北方千峰，也可以近眺雪金江南岸的寒村和隔江北岸的樹林，柴門句更指出江樓在白雲庵的大門內。這個江樓，建得比邃亭早，在〈偶成〉詩中曾說：

荏苒年踰六十強，……醉倚高樓弄夕陽。⁸⁸

這是他強調自己隱居之志的詩，此樓也在雲庵之中，由此看來，他在六十歲前已經有這座樓了⁸⁹。後來津館重修，永賴知縣陳琳曾題詠其書樓，阮氏〈自述〉詩也說：「繞溪竹徑風來細，近水書樓月到多。」（《刻本》，11：66b），可見重修後的白雲庵仍有此樓，其位置應與邃亭相近。

至於白雲庵的主要建築——茅齋，似乎不是很高敞，阮秉謙三次說到：

雨後誅茅蓋小簷，擡頭卑倭不為嫌。（〈津觀寓興〉之五）

洋洋天地一蘧廬，笑我擡頭倭屋居。（〈津觀寓興〉之十一）

閒來盡日掩柴門，……湫隘莫嫌無客到，誰知這裏有乾坤。（〈津觀寓興〉之四十一）⁹⁰

他既用小簷，又用卑倭和狹隘來形容，都在說白雲庵的主建物是並不高大的茅齋，這也許是接近事實的。不過，這樣的描寫，也可能出於對杜甫詩「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絕句漫興九首〉之三）⁹¹一詩的情境摹擬，這一層疑惑，目前尚無證據來確論。

在建築物之間有許多園林植栽，阮秉謙詩集中有大量詠物詩，可能出於指

⁸⁷ 見同前註，卷11，頁11b、7b。〈江樓秋日曉望〉詩題雖作「曉望」，但內容實為晚望，宜予更正。

⁸⁸ 見同前註，卷11，頁28b。

⁸⁹ 〈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六十七：「曹省叨聯愧不才，超然投綬早歸來。占饒花草山資足，慣飽魚蝦好味佳。白髮催人吟外瘦，昏眸對客醉中開。年年秋夜南樓上，明月清風酒一盃。」（阮秉謙：《鈔本甲》，19b）末聯提出「南樓」，不過，這首詩的首句用「曹省叨聯」，職位太低，阮秉謙第一次休官時，是以吏部左侍郎退職的，因而身分不合。「白髮昏眸」也不是阮秉謙五十幾歲時的形貌，此詩疑為他人之作，混入集中，南樓也不是白雲庵中的建築。

⁹⁰ 阮秉謙：《刻本》，卷11，頁9b、10b、16a-b。

⁹¹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卷227，頁2451。

導寫作的目的，也有受元明時期吳中詩風影響的可能，不過，在詠植物時常常指出這棵植物在津館雲庵，所以，這個現象也許和他的園林植栽也有關係。至於他曾具體指出的庭院中林木，計有：水池中的蓮花，池旁的竹林，休亭旁有榕樹兩株，又有松樹和柏樹各一株，茅齋和柴門之間的前庭，有菊花和數株梅花等等⁹²，請看下列各詩：

庭前脩竹天留節，窗外寒梅月照心。（〈津館寓興〉之二十九）

借問雲庵何所有，滿園松菊是生涯。（〈津館寓興〉之三十九）

別占園池一畝餘，閑中吾亦愛吾廬。香風不斷松花老，明月長留竹影疏。

（〈津館寓興〉之四十六）⁹³

綜合以上所述，吾人可以將公共中津館、池塘、白雲庵柴門、主建築、休亭、邃亭（江樓）等的分布情況，推擬如下圖：



圖十八 白雲庵所在之擬測暨白雲庵內各建物分布位置示意圖。

⁹² 〈前庭梅詩〉：「斜斜竹外一枝橫，太極精華驗發榮。待得高科春榜日，便將風味入調羹。」（阮秉謙：《刻本》，12：6a-b）由此看，梅樹可能只是一棵兩棵而已。又「植得庭前梅數個」（〈津觀寓興〉之八，11：10a）。

⁹³ 同前註，卷11，頁14a、16a、17b。

四、白雲庵詩「看山經驗」的寫實探析

前文談到現在越南學者將永寶、先朗的界河稱為「雪江」，並把「寒渡」「中津」，指定在這條溪上。我在前文中，以阮秉謙詩文、古地理文獻、實際山川，相互驗證而重新定位。其實，「看山」的問題，更加不容忽視。

阮秉謙詩中一再寫到白雲庵的看山經驗，可是在所謂「寒渡」這裏，卻什麼也看不到，主因是溪寬僅及百米，對岸草樹可以遮蔽近山，安子大山則因為距離更遠而難以得見。學者中，有人認為阮秉謙寫山是在複製古代美感，有人根本認為作詩就是在想像中編造意境。然則真相是這樣嗎？下面我將討論阮秉謙筆下的山，指出其寫實素養，也為中津位址的擬測提供堅實的佐證。

(一) 遠山之寫實——以五十三公里外的安子山

安子山又稱象山，是白雲庵北方最高大的連嶺⁹⁴。阮秉謙的描寫是：

雪金江靜吟懷闊，安子山高望眼濃。(《津觀寓興》之五十)

小亭雙構傍幽齋，面面門隨水次開。……迴旋北拱千峰在。(《津觀寓興》之三十四)

江樓秋萬里，暮色正熹微。雨霽千峰在，天空一雁飛。(《江樓秋日曉望》)⁹⁵

詩人在臨江之處北面而眺，下俯雪金江，上望安子山。兩詩都以「千峰」來形容安子山，意指其所見山，千峰羅列如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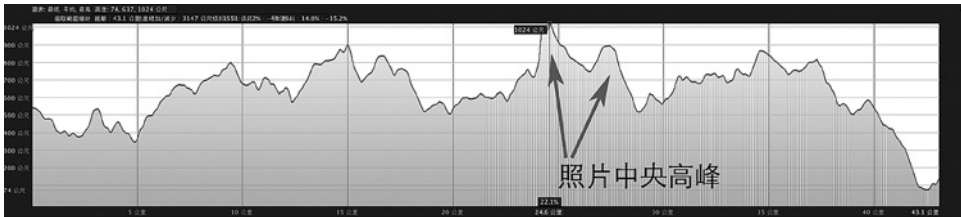
安子山主峰位於越南廣寧省 tp. Uông Bí 縣城北方的 Thương Yên Công，頂上有寺廟 Chùa Đòng (在北緯 21° 9'39.32"，東經 106° 42'54.23")。由中津擬測址到這裏，直線距離約五十二·四公里。我利用“Google Earth Pro”衛星地圖，找出了安子山的峰頂稜線，我自西端(北緯 21° 11'9.94"，東經 106° 31'11.61" 處)開始取樣，到東端(北緯 21° 8'32.57"，東經 106° 52'45.90" 處)為止，共選取四十三公里稜線，作成地形剖面圖。

下圖是以安子山的稜線作成的剖面圖，圖中曲折的線，就是峰頂稜線，一

⁹⁴ 按：阮秉謙《餞安甸伯歸羅浮鄉》云：「雪金江白歸帆穩，圓傘山青望眼高。」(《刻本》，11：56b) 是指安甸伯歸去後所見之山，圓傘山在今河內西方，最高峰約一二〇〇餘米(位於北緯 21° 3'30.06"，東經 105° 21'59.20")，直線距離中津白雲庵約一三三公里，在雲庵是絕對看不見，又非北望位置，故與本詩無關。

⁹⁵ 見同前註，卷 11，頁 18a、15a、7b。

般高度在七〇〇—九〇〇米之間。在距離左側起點約二十五公里處，Chùa Đòng 所在的最高點——涅槃門，海拔一〇三〇米。



圖十九 安子山之峰頂稜線取樣地形剖面與圖二十照片中央高峰位置指示圖

這張剖面圖所見的山容，連列如屏，確實有「北拱千峰在」的形貌。二〇一三年七月二十日下午，我考察到 Sông Vãn Úc (即雪金江) 邊，沿途北望搜尋安子山，拍到了這張照片 (拍攝點在北緯 $20^{\circ} 41'24.42''$ ，東經 $106^{\circ} 41'54.15''$ 之處)。照片中央所見的高峰，即安子山連峰的最高點，從照片看起來，右峰似乎比左峰高，可能是因為距離遠近和方位偏向所產生的錯覺。整體來看，照片所見之山，與安子山峰頂稜線剖面圖非常相似，可以確定它就是安子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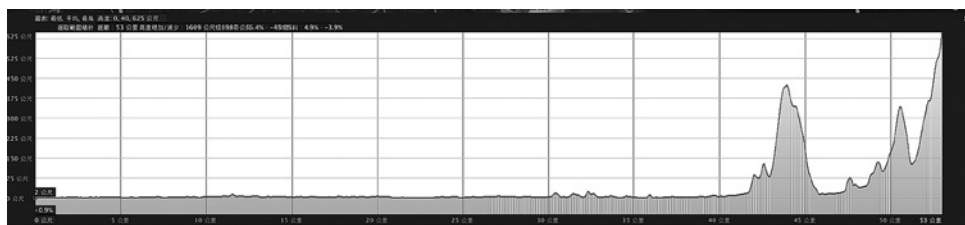


圖二十 雪金江邊北眺安子山。(拍攝點在北緯 $20^{\circ} 41'24.75''$ ，東經 $106^{\circ} 41'53.92''$ 位置，以正北偏東 4.57 度為方向角拍攝的，中軸線指向安子山的次高峰附近)

由於安子山稜線距離拍攝點五十公里以上，這張照片得來真正不易。我在三天的考察行程中，密切注意北方，希望能夠從遠距拍到它，都因為下雨，或是雖然天晴而北方雲層太厚而沒有成功。上圖的拍攝點，在我所擬測的中津月渡的東南方，直線距離約七七〇〇米，緯度差為三十一·七九四秒，也就是說，中津擬測址，比拍攝點更接近安子山連峰約九〇〇米。

我再利用“Google Earth Pro”檢視拍攝點向北到山頂這一條視線，沿途都是平地，到約四十二公里處才遇到安子山前緣，一直到五十二·八公里遇到的絕頂稜線為止，除此之外，途中並沒有如此高大的山。

不論是拍攝點或中津擬測址，它們的北面都是大片農田，展望條件相同。因此，既然在拍攝點可以拍到安子山連峰，則在中津擬測址也可以看見「雪金江靜吟懷闊，安子山高望眼濃」的真實景，乃屬必然。而阮秉謙這兩句詩的寫實性，也可以得到證明。



圖二十一 由白雲庵向安子山峰頂遠眺視線之地形剖面圖

(二) 近山之寫實

安子山與前述拍攝點，以及白雲庵的距離，都已經在「大氣能見度級劃分表」上最高九級五十公里之外⁹⁶，在這樣的級度下，若非如果條件巧合，即使在阮秉謙當時，大概也很難經常看到安子山。

那麼，阮秉謙在中津館及白雲庵所作之詩，還有許多對山的描寫，是實有

⁹⁶ 在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大氣科學分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頁101。由周詩健、毛節泰執筆對大氣能見度 (visibility in atmosphere) 有如下解說：「視力正常的人能從背景（天空或地面）中識別出具有一定大小的目標物的最大距離，也稱氣象視程，按觀測者與目標物的所在高度不同，分為水平能見度、斜視能見度和鉛直能見度三類，……在實際觀測中分為十個等級。」所謂十個等級是以零至九來表示。

所見，還是虛構情景呢？以下我分從東方之山及北方之山來探究真相。

1. 東方之山

阮秉謙說：

循除白繞溪前水，排闥青來海外山。（〈津觀寓興〉之六）⁹⁷

「除」是臺階之義，「溪」即雪溪，雪金江之代稱。「循除」句，指所居房舍在雪金江畔。闥為門戶之義，意指開門即可見山。

從越南人所謂的「雪溪寒渡」東望，絕對看不到任何山，不必說了。今渡（Phà Dương Áo）或舊渡（中津月渡擬測址）的正東偏北方向，是雪金江流入的外海——「塗海」⁹⁸。東望時，先看到塗海，然後才是塗山半島。再遠一點，塗山半島的東北方有吉婆島（Cát Bà Island）。因此，「排闥青來海外山」之句，如果從東海外來落想，則近指塗山，或遠指吉婆島的遠山之姿，似乎可以考慮。不過，從實際山川來看，也有別的可能性。阮秉謙曾寫到塗海和蓋山：

雨後誅茅蓋小簷，擡頭卑倭不為嫌。……

望眼遠舒塗海闊，吟眉高聳蓋山尖。（〈津觀寓興〉之五）⁹⁹

從一、二句看，似是白雲庵初建成之時，他在茅齋前遠望。第三句寫到「塗海」，說如前，第四句的蓋山，不詳。

讀詩者可能會從「塗海」推想，認為「蓋山」是塗山的一個山頭，或是吉婆島上的山頭。不過，塗山海拔不到一〇〇米，而且每個山頭都呈平緩的圓。我在金海門、Phà Dương Áo，以及中津月渡擬測址，都曾經東望塗山，在金海門所見已經很低小，到了 Phà Dương Áo，距離十三公里餘，所見的塗山只有淡淡一抹；在中津月渡擬測址東望時，距離十六公里餘，我站在平地，完全沒有看見。阮秉謙從樓上眺，即使有所見，也頂多是低平的一抹而已。至於吉婆島上的山頂，我從塗山半島北面拍攝它的時候，最近的距離只有二十一公里

⁹⁷ 阮秉謙：《刻本》，卷11，頁10a。

⁹⁸ 塗山是海防市的一個郡，位在中津東北約十六公里，它本身是半島地形，山不高，最高處略低於一〇〇米（約在北緯 20° 42' 21.82"，東經 106° 46' 44.75"）。塗山半島之北，Sông Lạch Tray 由此入海，半島之南，Sông Văn Úc 由此入海，後者稱為塗海。

⁹⁹ 阮秉謙：《刻本》，卷11，頁9b。阮秉謙另一次用山尖語彙，見〈病後書懷〉：「偶發一病正奄奄，況又憂時百慮添。世味冷生秋水淡，吟肩瘦與暮山尖。天於平格無私壽，家素清貧豈強廉？聞道朝廷多故老，巖巖誰可具民瞻。」（《刻本》，11：55b）「吟肩瘦與暮山尖」是以山頂之尖瘦比擬病後身形，並非實指，作詩地點在今河內，亦非白雲庵。

餘，所見山形已經很低矮，當日的天氣晴朗，但山色也不明。若從中津月渡擬測址到那裏，視線方位固然沒問題，但直線距離就有四十公里，島上的山最高不過二六〇餘米。這麼遠的距離和這麼有限的山高，即使從白雲庵的小樓上能看見它們，也不會有「吟眉高聳蓋山尖」的感興。

這句詩應當指北方的安子山，從圖二十的安子山照片來看，「蓋山尖」的「尖」字才有著落。在律詩章法上，三四句寫景時，先寫右側所見，再寫前方所見，不是很緊湊，但也沒有大問題。不過，把「蓋山尖」移開之後，能夠詮釋「排闥青來海外山」的山就更加少了。問題在「海外山」三字，也有可能是用《山海經》的典故，泛指安南的山¹⁰⁰，但這已經是另一個研究論題了。

2. 北面的近山

在白雲庵常見的山，應是距離在十餘公里內的山頭，都在廣義的北方，如云：

雪江之上小池亭，更賞溪山作戶庭。……

朝東萬水一般白，拱北群山相對青。（〈寓興十一首〉之二）

突兀門前十二峰，煙光斂卻露秋容。倚樓一望知山意，時送青來千萬重。

（〈寓意〉）¹⁰¹

不知道所謂十二峰是怎麼計算的，但從山色的「青」字看來，二詩所言主要是指比較接近的諸山頭。以下，我以白雲庵北望的立場，自左至右，逐一解釋他可能望見的近山。

圖二十二是最左側的兩座山，在中津擬測址的西北方向。照片中的山，共有兩層，都在海防市安老縣 (An Lão)。左邊山較遠，最高處約一〇八米（在北緯 20° 50'22.89"，東經 106° 34'5.07"），距離拍攝點約十六·六公里。這一帶山區，現在開闢為象山旅遊區 (Khu DL Núi Voi)，右邊山也在安老縣，最高處位於 Thiên Hội（北緯 20° 49'17.88"，東經 106° 34'59.41"），距離拍攝點約十四·二公里。

圖二十三是從左算來第二個山頭，位於海防市建安郡 (Kiến An)，山頂有天文臺 (Đồi Thiên Văn)，照片中央偏右處有白色天文臺圓頂，是其特徵。（天

¹⁰⁰ 「海外山」也可能是用典，《山海經》有〈海外山經〉。

¹⁰¹ 阮秉謙：《鈔本甲》，頁 22a、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卷 17，頁 55。



圖二十二 最左側山。(於北緯 $20^{\circ} 41'53.86''$ ，東經 $106^{\circ} 37'16.82''$ ，向西北 341.94 度拍攝)



圖二十三 左邊第二個山頭。(在北緯 $20^{\circ} 41'53.86''$ ，東經 $106^{\circ} 37'16.75''$ ，向 355.5 度拍攝)

文臺位於北緯 $20^{\circ} 47'41.26''$ ，東經 $106^{\circ} 36'47.78''$ ，海拔約 130 米，距離拍攝點約 10.7 公里。)

圖二十四是從左側算來第三個山頭，相當於雲庵的正前方，位於海防市建瑞縣(kiến Thuy)，左邊山頂(以北緯 $20^{\circ} 48'21.17''$ ，東經 $106^{\circ} 37'49.67''$ 為代表)，

距離拍攝點約十二公里。右邊山頂（以北緯 $20^{\circ} 48'50.51''$ ，東經 $106^{\circ} 38'22.08''$ 爲代表），距離拍攝點約十三公里。兩個高頂都約一〇三米。從左右山腳算起，約占地二·三七公里。

圖二十五是最右側之山，位在海防市建瑞縣 (Kiến Thụy) 東郊的 Thanh



圖二十四 正前方的山。(於北緯 $20^{\circ} 41'53.87''$ ，東經 $106^{\circ} 37'16.72''$ ，向正北偏東 2.83 度拍攝)



圖二十五 最右側山。(於北緯 $20^{\circ} 41'53.87''$ ，東經 $106^{\circ} 37'16.54''$ ，向東北 35.56 度拍攝)

Son 社（最高點在北緯 20° 44'41.59"，東經 106° 39'36.34"），雖然只有三十七米，但因為距離只有六·五公里，在平田之上，居然有山的形貌。在它的後面一公里處，還有一個小山，高僅二十六米。前後兩山在視覺上有連續和重疊的效果，使它看起來比實際大。



圖二十六，上述四張照片中的山，一望而序列可知。

以上，我將白雲庵所能見到的四座小山分別介紹之後，再以全幅照片呈現，這就是阮秉謙詩中所寫山容的真相。由於中津擬測址的現場，現在是砂石場，上述各照片的拍攝點，是在它的西側三五〇米的 Chùa Thăng Phúc（寶福寺），在其寬闊的堤岸上進行。雖然它們都是小山，但因為此處江寬達三〇〇米上下，林木不能遮阻視線，小山的四旁都是平坦的地面，主要種植水田，地面海拔一般在三至六米之間，因而特別顯出山的容色。本照片在拍攝時受到天光和水面的影響，曝光偏低，實際在現場觀看時，濃翠可愛。

（三）山色與遠趣

從前面的現場分析可知，所有的山和阮秉謙的距離都十分疏闊。安子山雖然高大，可是太遠，只有淡影；安老、建安、建瑞、塗山等處的山雖然比較近，但它們都是一百餘米以內的小山，在動輒十公里的距離下，所能見到的也只是遠趣而已。可是，我們卻在阮秉謙的詩中看到許多寫山的詩句。

不可否認的，阮秉謙對山的興味，是受到唐宋以來詩人趣味的影響。在唐宋詩中，山的清空與靈秀，住山的隱逸高情，是大家所熟知的。如果我們希望阮秉謙不受此影響，那反而是不切實際的妄想。

不過，阮秉謙仍然有著古詩人寫實的自發心，他忠實地反映出白雲庵所能擁有的遠山關係，都是以「眺望」、「所見色淡」、「雲深難見」來形容，並且強調雨霽或上樓才容易見山，從來沒有寫成在山中居住或散步遊山之類的句子。以下各聯，應是以安子山為觀看對象的：

夜月松陰涼更好，曙煙山色淡何求。（〈津觀寓興〉之四十四）

暮山杳靄紫雲深，獨倚江樓伴醉吟。（〈津觀寓興〉之四十一）

雲成雨後遷山遠，水濯纓餘到海清。（〈遠亭〉）¹⁰²

紫濃翠淡寒山遠，浪靜波平大海深。（〈寓興十一首〉之五）¹⁰³

安子山在正北方位，早晨的陽光由東北照映，將使山頭呈現半透明的色彩，「曙煙山色淡何求」寫實十分精妙。至於「暮山杳靄紫雲深」，是因為安子山既高大且連綿數十公里，從雲庵遠望，常有雲氣下結，瀰漫在半山以下，這也是我此次親見的。第三聯的「雲成雨後遷山遠」，也是安子山這樣的大山才有的景觀；安子山本來就不近，雨後白雲屯積，使山色更為淡遠。像這些詩，他都能夠利用這淡淡的山形，來展現他的雅趣，不自覺的進入寫實境界。

至於一般的近山，他都以「眺望」「見」和「青」「色」來描寫：

坐上笑談無俗客，吟邊眺望有青山。（〈津觀寓興〉之十三）

山色上樓青更遠，江流入井碧還深。（〈中津寓興八十五首〉之六十一）

門前觀海難為水，樓上看雲易見山。（〈津觀寓興〉之五十五）

兩處雨晴山有色，一江風靜水無波。（〈暮春感作〉）

半泓賸水留明月，數點殘山惹白雲。（〈感興〉之二）¹⁰⁴

以上這些詩句中，不論是對客而坐，或獨處樓中，或是雨晴看山，都和山有一定的距離，讀者如果瞭解上述各山與白雲庵的相對關係，就不難從真實中領會其詩趣。最後一聯以「數點殘山」來寫月下所見的小山，讀者如果比對圖二十六的場景，則形象意趣，也極切合。不過，阮秉謙並不是每首詩都能夠得到前述效果，偶而他也會超過了寫實的限界，像下面這兩個例子，就有欺人之處了：

涼遞江風來枕簟，影移山月上琴樽。（〈津觀寓興〉之八）

¹⁰² 雨遷山遠，指安子山；水到海清，指雪金江。二句都是眼前的山水，借來顯示自己的心境。

¹⁰³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7a、16b、59a；《鈔本甲》，頁 22b。

¹⁰⁴ 阮秉謙：《刻本》，卷 11，頁 11a；《鈔本甲》，頁 18b；《刻本》，卷 11，頁 19a、64a、27a。

春菜雨肥供野味，秋山雪瘦聳吟肩。(〈津觀寓興〉之十八)¹⁰⁵

「影移山月」的「影」是指月光，滿月時，光照衽席，上移琴樽，本來也是常有的清雅之事，可是他用了「山月」，就不合實際。所謂「山月」，是指山中的月，但不論上述諸小山或安子山，都不會發生「山月」之事。安子山不在月行的方位上，從雲庵北望，不會看到山月相生的景況，其餘諸山太小太低，月亮一升起，不到幾分鐘就遠離山頂，根本不會予人山月之感，這是他濫用了山月意象。以本地這樣的山情來入詩，又想呈現唐人那種山月組合的意境，是太牽強了。而且，越南的緯度低，安子山最高處位於北緯二十一度，海拔一千餘米，以這樣的緯度和高度，不可能下雪，尤其是秋天，絕無「雪瘦」的可能。

像阮秉謙這樣的精熟古代漢字詩文的人，對於山，必定有強烈的觸覺和執著。所以，即使是遠山與數點殘山，仍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而且在他的原發性的寫實行爲中，得到了良好的效果。他偶然也會寫出一些像「秋山雪瘦聳吟肩」這種與事實不合的詩句，這種情形並不多見。應該是因爲他的學問太好，唐宋詩讀得太多，受到的影響太深，才會在不經意的時候，把中國古典的山水美感，隨手移植到自己的白雲庵來。就如他在〈秋風〉一詩說：「徐來墜葉聞唐曲，悲感懷人想漢詞。」(《刻本》，11：37a)面對秋風，所想的都是漢唐，怎能抗拒唐宋情懷的古典山水意象呢？元明以後的詩人，往往也會如此，阮秉謙不能抗拒這種古典的誘惑，並非特例。

總之，經過現地的驗證，可以很肯定的說，阮秉謙詩中所詠之山，並非只是對古代優美意境的模擬，而是以真實山水的目見爲基礎，以寫實爲手段，來載入詩中，而形構爲山水之趣的。至於有人質疑阮秉謙寫山，乃出於對古代意境的模擬和想像，也有人說當地根本看不到山，都是因爲誤認了中津月渡和白雲庵的位址。不在阮秉謙作詩生活的地點上，當然看不到阮秉謙所見的山川景物。

五、阮秉謙傳記之糾謬

讀其詩，知其人，論其世，因此，對於白雲庵主人阮秉謙的生平，有必要深入考察。目前所有的直接資料，是《刻本》和《鈔本甲》、《鈔本乙》三書所

¹⁰⁵ 阮秉謙：《鈔本甲》，頁12b、《刻本》，卷11，頁12a。

附的：

〈白雲庵事跡〉——見《刻本》卷首

〈狀元程國公履歷記〉——見《鈔本甲》卷首

〈史記阮秉謙傳〉——附鈔於《鈔本甲·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之頁眉

〈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見《鈔本乙》卷首

這四種資料，雖然長短詳略不一，內容都很相似。筆者詳細比對之後，認為〈狀元程國公履歷記〉，應是其他三種的淵源所自。以下節錄〈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主要的部分：

狀元程國公，姓阮，字秉謙，自號白雲居士，永賴中庵人也。……公以洪德二十二年辛亥生，……光紹(1516-1522)間兵起，公隱居教授，抱道自樂，不求聞達。統元(1522-1527)初年，鄭綏、莫登庸皆有挾天子令諸侯之志，頻年構兵，境內大亂，……既鼎革，四年平，親朋多勸之仕，年四十四，始就鄉試，領首薦。

莫大正六年(1535)乙未春，四十年(應作四十四)，赴省試，四場並第一。廷對擢進士及第，除東閣校書，……拜刑部右侍郎，俄而遷吏部左侍郎，兼東閣大學士，在朝八年，……遂病致仕。

廣和二年(1542)壬寅秋，公年五十二，既歸田里，起白雲庵於鄉之左，仍號白雲居士。……築中津館於雪江之津，作碑以記其實。……公雖在家，莫事以師禮，國有大政事，仍遣使就訪。時或徵至京，詢以大計，從容規畫，裨益弘多，尋復歸庵頤志，竟不可留。後以功臣封程泉侯，累陞吏部尚書、太傅、程國公。二代祖考皆預蔭封，妻妾三人，子七人，皆以次受封……。

時世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謙王莫敬典兵敗，世祖因進兵山西，掠京兆，中外皇皇，公獻虛實計，境內漸寧。

莫延成八年(1585)乙酉十二月，公寢疾，莫茂洽使人勞問，且諮以國事，公但曰：「他日有事故，高平雖小，可延數世福。」他無所言。……是月二十八日，公卒於家，時年九十五，學者尊為雪江夫子，葬于本鄉之東。¹⁰⁶

這一篇傳記中，把阮秉謙形塑為「身在莫朝，心向黎朝，守節不出」的白雲先生，文中首先強調阮秉謙到四十四歲才因親朋所勸，出應鄉試，四十五歲中狀

¹⁰⁶ 阮秉謙：《鈔本甲》，頁 1a-3b。

元，其後，作官只有八年就回到中津，築白雲庵隱退。退隱期間，雖然接受莫朝的禮遇，但只願接受諮詢，不肯爲其所用，「尋復歸庵頤志，竟不可留」十字，想要刻畫出他不爲莫朝所用的形象。「時世祖義兵大振」這一類事件發生的時候，阮秉謙是參加莫朝打擊黎鄭的主要軍事參贊大臣，但卻被以「公獻虛實計，境內漸寧」，淡淡寫過，好像他只在白雲庵裏出了一點主意而已。其實，這都是偏頗之詞，假如阮秉謙五十二歲以後都隱居在家，只偶而爲莫朝提供政務諮詢，沒有在六十一歲以前兩度西扈從軍，怎麼會以「功臣」先封程泉侯，再累陞吏部尚書、太傅、程國公呢？

如此偏頗不實的傳記，乃因爲作〈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一文者，是站在黎朝的立場寫的，文中他自稱「我朝順元八年」¹⁰⁷，是後黎中宗的年號，被他稱爲「世祖」的，是越南世譜上稱爲鄭世祖的鄭檢，與莫朝是對立的。文中還不時流露出「(阮秉謙)知黎氏終必復興」、「扶黎滅莫，奠我區夏」、「其成就人才，我國朝多藉其用」、「居家四十年，心未嘗一日忘國(國，指黎朝)也」等語，反之，對於阮秉謙參與莫朝的活動，他都加以省略。如果持著這分傳記去讀《白雲庵詩集》，必定無法通讀。下面我將從三點來駁議：

(一) 阮秉謙支持莫朝對明外交

阮秉謙支持莫朝，有明顯的跡證，首先，他是莫朝和明交涉的重要人物，他的詩集中有七首和明朝往來的外交詩篇。其中五首是和思明府交涉的：

萬里江山萬里程，……歸來若問交南事，爲道情親篤弟兄。(〈餞思明府公差〉)

金堅義欲締鄰交，……別後逢人如報道，南星長拱紫微高。(〈餞思明府公差 / 又體〉)

迢遞交南一寵臨，達人聲價重千金。來時好好申前約，歸日匆匆動朗吟。

……

北南相厚殊無限，萬古江山萬古心。(〈餞思明府公差 / 又體〉)

鶯聲啼趁鳥聲高，……況又百年無事日。(〈步思明府公差〉)

檣樓無壻塞無塵，府蒞遙聞國有人。……

¹⁰⁷ 原文作永順八年，應是順平八年之誤，後黎朝無永順年號，所述又是中宗去世之事，故予改正，順平八年即一五五七年。〈阮文達譜記〉作「我朝順德八年」

無限北南相厚意，一天同是一陽春。(〈寄思明府知府〉)¹⁰⁸

這些詩篇都在宣揚「莫朝恭順，交南無虞」的印象，自從莫登庸建立莫朝之後，黎朝的一方就向中國請求討伐莫登庸。從《明史·安南傳》可以看到，莫登庸對明朝採取低調的屈服態度¹⁰⁹，使他在對明交外上，得到勝利。莫登庸的這項決定，成爲後來越南人指責他的嚴重缺點，可是，莫登庸因此而避免了戰爭，減少了人民因戰爭而流離塗炭，與阮秉謙的思想相同，因而得到阮秉謙的支持。

阮秉謙還代表莫朝接待明朝的使臣：

皇王柔道普恩波，仁以漸涵義以摩。文德誕敷階有羽，春風談笑塞無戈。
北南昔已殊風限，宇宙今同一泰和，萬古思明明在月，光輝長照越山河。
(〈奉接天朝使，時來使駐在思明府〉)

芳譽名騰翰苑林，乘輶萬里布綸音，丹臺先暎三秋月，素節堅容百鍊金。
南國乾坤春蕩蕩，北燕驛路馬駸駸。歸時若對龍顏下，爲道群方仰慕心。
(〈餞大明國使〉)¹¹⁰

詩題雖然是奉接天朝使，但明朝使臣駐在思明府並未入境。明朝自從允許給莫登庸「安南都統使」以後，實際上，從莫登庸到莫福海、莫福源去世，並未正式完成任命，使臣到來也都只駐在思明府，到莫茂洽時代才解決這個問題，阮秉謙的詩反映了這項外交現實，也更看出他支持莫朝的對明外交政策¹¹¹。

(二) 阮秉謙退居中津之後，至少參加過莫朝的西征戰役

阮秉謙參加莫朝對抗鄭檢的軍事活動，介入得很深。〈狀元程國公履歷記〉中卻只有時間與行方兩皆不明的兩行簡略記載，輕輕帶過，來故意抹殺：

¹⁰⁸ 阮秉謙：《刻本》，卷11，頁45b-46a、65a-b、46a。

¹⁰⁹ 見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合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十六〈本紀〉：「莫大正十一年（明嘉靖十九年[1540]），冬十一月，莫登庸……等，過鎮南關，各持尺組繫頸，詣明幕府，徒跣匍伏，稽首跪上降表，盡籍國中土地軍民官職，悉聽處分。……」（頁847）又，〔清〕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卷二十七〈世宗本紀·嘉靖二十年〉：「夏四月己未，莫登庸納款，改安南國爲安南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頁230）

¹¹⁰ 阮秉謙：《鈔本乙》，頁35b。

¹¹¹ 張廷玉《明史》卷三二一〈外國二·安南傳〉：「宏渙（即莫福源）卒，子茂洽嗣。萬曆元年授都統使，三年遣使謝恩，賀即位，進方物，又補累年所缺之貢。」（頁8334-8335）

時世祖義兵大振，數戰神符，謙王莫敬典兵敗，世祖因進兵山西，掠京北，中外皇皇，公獻虛實計，境內漸寧。¹¹²

文中的世祖，指鄭世祖（鄭檢）。神符，在今越南寧平省，位於海陽南方，已逼近阮秉謙白雲庵。《大越史記全書》將此事載於莫光寶二年（1555）八月¹¹³，但阮秉謙參加莫朝反攻山西、京北的所謂「西扈」之役，是在一五五〇—一五五一年。〈狀元程國公履歷記〉所記與阮秉謙所參與之事實不符，應是誤記。

現存的《大越史記全書》、《越南通史》、《越南歷史》、《越南史略》這些古今著作中，對黎、莫相攻的歷史，只有簡短的幾行，年代日月也記載不明，無法取來印證阮秉謙的詩。所幸，在《白雲庵詩集》中，就留下三十四首詩，提供了我們為他生平翻案的良好證據，以下，是這三十四首的題目及首句：

表三 《刻本》阮秉謙從軍詩篇列表

卷頁	詩 題	首 句
11:43a	奉跟從過洮江	自古交南形勝邦
11:43b	奉跟從發行述歌	愧乏謀謨贊詰戎
11:43b	過桑麻舊城	半墟村落翳禾麻
11:44a	過歸化住營	西河形勝此從頭
11:44a	過文盤州	縈面山腰幾里程
11:44b	玉腕洞晚駐營	遙聞逆賊已焚巢
11:44b	瀏溪住營	貔貅萬隊傍岩溪
11:45a	營中即事	山谷雖非小洞仙
11:45a	餞慶溪相公同幹	安危此舉係非輕
11:46b	餞清華參政高香相公	西土遺黎未撫亨

¹¹² 見阮秉謙：《鈔本甲》，頁 3a。

¹¹³ 按莫敬典之敗，見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 16〈本紀〉，頁 853，載此事發生於莫光寶二年（明嘉靖三十四年 [1555]）八月。

11:48a	西扈步青威狀頭杲川韻	昨與君曾挹笑談
11:48b	西扈次阮杲川侍書公韻	襟期交契兩綢繆
11:49a	西扈過時彥灘肅次文達伯韻	江心縈曲石磯峨
11:49b	西扈駐桃林遇雨戲作簡新昌阮給事	撫勒從戎不顧家
11:49b	西扈過收物州次文達伯韻	曾聞收物是名州
11:50a	西扈過大安州有感次禮慶伯韻	大駕西巡駐北山
11:50a	西扈次文達伯簡禮慶伯韻	一舉深期弓矢韜
11:50b	西扈聞官軍進捕逆賊勢有可矜喜作步文達伯韻	王師赳赳戰方酣
11:50b-51a	西扈簡賴渥杜狀頭	首擢危科似撥髭
11:51a	從西征之一	第慚老拙未能兵
11:51a	從西征之二	老病重逢此亂離
11:51b	過西江之一	儒冠暫約擁帟幃，兩度重來過此江
11:51b	過西江之二	兩度從戎記昔時
11:52a	過西江之三	年踰六十強從戎，兩度經過駐此峰
11:52a	過西江之四	穩泛樓船過此江
11:52b	過西江之五	重臨西徼到宣光
11:52b	過西江之六	西州兩度老從戎
11:53a	水行赴營感作	指期誓復舊山河
11:53b	詣營冬日憶知己	西壘妖氛未掃清
11:54a	巨鰲戴山	碧浸仙山徹底清

11:54b	賀御駕上京之一	天眷皇王復舊都
11:54b	賀御駕上京之二	煖煖香風動翠花
11:55a	即事	穩泛樓船過珥河
11:58b	過慈廉神祠責神	聰明正直謂之神

我們綜合歸納了他這三十四首詩，只能知道這是他第二次隨舟師到西方作戰。這次出發時，他已經過了六十歲。直接的證據是〈過西江〉之三：

年踰六十強從戎，兩度經過駐此峰。江水送波隨雨長，山光入酒著人濃。

衣香惹雪排金甲，劍氣凌霜動玉龍。亂賊古來人共惡，罪於天地豈能容。¹¹⁴

阮秉謙是一四九一年出生，到一五五〇年就滿六十歲，這一年是莫景歷三年，明嘉靖二十九年。詩中「兩度」一語，在這次從征詩篇中一再出現，不過，對於他前一次參軍到西邊來是在何年，並沒有資料可以查證。

至於戰爭延續了多久，由於三十四首詩中只有很少的證據：「盜息潢池無甲弄，春回綠野有人耕」（〈過文盤州〉，《刻本》，11:44a）、「雨壓溪花紅冉冉，煙橫寺塔碧依依」（〈過西江〉之二，《刻本》，11:52a）、「草合譙樓春寂寞」（〈過西江〉之五，《刻本》，11:52b）、「風傳旗旒梅花淡，月冷樓船雪夜平」（〈詣營冬日憶知己〉，《刻本》，11:53b-54a）、「煖煖香風動翠花，春天無處不暄和」（〈賀御駕上京〉之二，《刻本》，11:54b）等寥寥幾處寫到季節。據此有限的證據，我們僅可推測：出發時可能在莫景歷三年春天，到秋冬時，西方戰線還在打仗，到次年（景歷四年，1551）春天，戰事才暫告結束，莫朝軍隊已經收復京城昇龍（今河內市），莫福源的御駕也回來了。阮秉謙對這次西征十分看重，他在〈過西江〉之五中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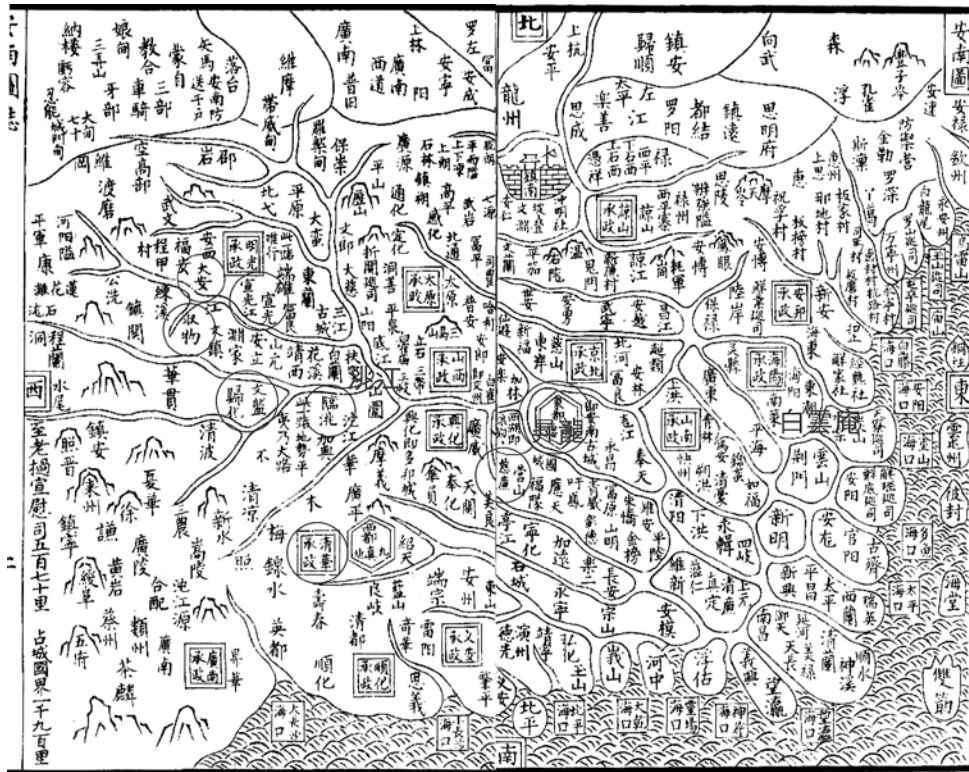
重臨西徼到宣光，樂土今為古戰場。草合譙樓春寂寞，苔侵古壘月淒涼。

只緣老賊階為梗，致使邊民甲弄潢。會看王師徂定了，江山依舊此封疆。¹¹⁵

詩中對發動戰爭的「老賊」，他深為憤慨，從「邊民」和「江山依舊此封疆」看來，這個地區是他征伐的邊區。因為在其他的古今記載中，完全沒有紀錄可

¹¹⁴ 阮秉謙：《刻本》，卷11，頁52a。

¹¹⁵ 同前註，卷11，頁52b。



圖二十七 阮秉謙從征經過圖

考，所以，我利用《安南圖志》所載的古地圖¹¹⁶，檢查了他隨軍所經過的地點。從白雲庵赴召之後，他經由紅河水系的洱河、洮江，所到之處，可考的地名有慈廉、臨洮、文盤州、歸化、收物州、宣光、大安州。其中最遠的大安州（西北）和收物州（西南），分別到了今越南的河江省 (Tỉnh Hà Giang) 和安沛省 (Tỉnh Yên Bái)，與白雲庵所在的位址，直線距離達二〇〇餘公里，戰爭的規模並不小。

阮秉謙從五十二歲第一次退隱之後，為何又出來參加戰爭？可由〈傷亂〉詩得到答案。他對當時莫朝與黎鄭戰爭的本質看得很清楚，他認為戰爭本身的殺傷，對人民的傷害最大，所以他支持莫氏，希望把戰爭平息下來：

氣運有升降，理亂是消息，一周東而南，兩路西而北。

戰爭互相尋，禍亂至此極。惻怛無仁端，戕殺有鬼賊。

¹¹⁶ [明] 鄧鐘：〈安南圖說〉，《安南圖志》（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影印錢氏述古堂鈔本），頁 1b-2a。

居屋折爲薪，耕牛屠而食。攘奪非己貨，脅誘非己色。

見陷重塗炭，所過生荊棘。憔悴斯爲甚，哀訴莫能得。

風雨時晦冥，日月時薄蝕。惟天公無私，佑民眷有德。

以仁伐不仁，王師知必克。救此凋瘵民，使躋仁壽域。〈〈傷亂〉〉¹¹⁷

以當時的政治情勢來說，他對於各方的統治者似乎沒有絕對喜惡的空間，他所反對的乃是戰爭本身，也就是使樂土變成戰場的不義。正因如此，他在同一時期的其他詩篇，還寫下了：「老病重逢此亂離，預參戎幕強追隨」〈〈從西征〉〉之二，〈《刻本》，11：51a〉、「九重正急求仁將，拯救應蘇此一方。」〈〈過西江〉〉之四，〈《刻本》，11：52b〉、「倒懸民久罹兇盜，惻怛誰無觸義端。」〈〈西扈過大安州有感次禮慶伯韻〉，〈《刻本》，11：50a〉「穩泛樓船過珥河，……隨處流民懷井邑，何時戰士息干戈。」〈〈即事〉，〈《刻本》，11：55a〉¹¹⁸，一再的以亂離和仁義的對比，來解釋自己從軍的正當性，宣示自己的儒家人格。其中，最沈痛的一首，莫過於〈過慈廉神祠責神〉：

聰明正直謂之神，底事容姦更害民。毒手老拳誇劍戟，窮閭部屋釜煙塵。

流亡日漸難生氣，拯救誰知不殺人。萬古山川靈應在，禍淫福善亦爲仁。¹¹⁹

慈廉距離莫氏的首都昇龍不遠，是舊黎皇室的神祠所在，也是這次西征所經過之地。這首詩連戰爭的敵人都不指斥了，直接就針對好戰與亂離的對照，斥責神祠的神明，其中「拯救誰知不殺人」，更是他對這個亂世最深刻的指控。

（三）阮秉謙五十二歲到七十三歲間，確曾多年在莫朝首都任職

延續前一個問題，我們必須關心兩個時期：

(1) 阮秉謙從五十二歲第一次休官之後，到六十歲之前，有沒有出來任職？

(2) 六十一歲西征結束後，阮秉謙有沒有繼續留在莫朝的朝廷任職？

關於前者，從現有詩篇中，只知道他在五十二歲以後到五十九歲之間，曾經參加第一次西征之役，看不出有其他出仕的活動。在六十歲這年，元旦日曾

¹¹⁷ 見阮秉謙：《刻本》，卷11，頁22a-b。本詩當與〈臨館觀魚，見巨魚食小魚感作〉及〈憎鼠〉同觀，二詩見同上書，卷11，頁21a-22a。

¹¹⁸ 以此詩爲例，珥河所在，是當時莫朝首都昇龍，此時戰爭暫時得到勝利，所以詩中首用「穩泛樓船」；但他仍因爲看見流民未能完全返鄉，士兵未得真正休息而感到悲傷。

¹¹⁹ 見阮秉謙：《刻本》，卷11，頁58b。

有〈元旦述懷詩〉（《刻本》，12：48b），同年春天又有〈病後書懷〉（《刻本》，11：55a）等詩，表示自己因為身體多病而樂閒隱居，特別是〈偶成〉（《刻本》，11：28b-30a）這一組七首詩：

其一	荏苒年踰六十強，老來自笑太疏狂。江山秋色宦情薄，門館春風客夢涼。耻與嬌花爭世態，好同晚菊伴幽香。……	說明自己六十歲了，宦情已薄，恥與人爭。
其二	奚用長卿賣賦金，閑中聊且寓閒吟。……歲寒更約松筠友，肯受嚴霜虐雪侵。	說自己能夠安閒安貧，不必再學司馬相如賣賦得金。
其三	忠誠誓欲報明主，暫許馳驅效寸長。肯作枯槁隨世態，休誇鉛粉鬪時妝。……為報流鶯應斂舌，莫穿好樹弄笙簧。	本詩提出了出仕的期望，但他認為自己的出仕，與時人不同。末聯的流鶯，應指同時人的批評。
其四	栽竹長鑱灑酒巾，生涯隨足不為貧。	再度退回要守貧隱居
其五	天人相與又相符，得喪窮通是命途。……世遠文宣無著述，百年公論是春秋。	再度提到出仕的期望，文宣指孔子，他認為對於他的出仕，百年自有公論。
其六	如流歲月苦駸駸，消幾人間忿欲心。萬古英雄無地葬，一生忠義有天臨。……浮世功名休說著，聊將一醉且閑吟。	談到忠義和浮世功名，表明自己所取的是忠義而非出於人間忿欲心的功名。
其七	幾年宦海苦風波，聊且投閒覓故家。松菊滿園新活計，詩書數卷舊生涯。對花老恨花心少，問酒貧嫌酒債多。記得從容無事日，雪江江上唱漁歌。	點出了近來生活困難，從「記得從容無事日」看出，他已經決定出來從軍了。

從第一首到第六首，雖然阮秉謙反反覆覆，忽進忽退，但是，對於一個隱

居了多年的人，忽然談到要「忠誠誓欲報明主，暫許馳驅效寸長」的時候，其實，他的主意，已經是有所取捨了。特別是第七首，前兩句寫前一次休官，是因為苦於宦海風波。三四句承上，寫上次回家以後，對著滿園松菊而有了新生命，讀著詩書，也像是回到了未作官前的書生生活。五六句感歎現在看花不是花，對酒不成酒。表面上看是嘆老嗟貧，其實不是個人問題，是戰亂逼近使然。這一點，已經促使他想要改變現況。更重要的是末聯，「記得」二字，表示是隱居之樂是在從前，而不是現在，既然「從容無事日」是記得中的過去式，反之，現在並非「從容無事日」，不就很明顯嗎？

阮秉謙所說的戰亂，究竟是那件事？莫朝和黎鄭的戰爭延續多年，在莫福海於嘉靖二十五年(1546)去世時，黎鄭曾經攻打到白雲庵以南之處，但後續幾年之間，並無明顯的紀錄。

有沒有可能指范子儀之事呢？時間上符合，但地理方位不合。范子儀引發的這次內亂，是因為莫福海病逝以後，繼位的兒子莫福源(《明實錄》作宏瀛)，年方五歲，政局不穩；范子儀是莫朝大將泗陽侯，乃擁立莫登瀛的第二個兒子，來和晚輩爭帝位。據《大越史記全書》：

莫將泗陽侯范子儀謀立莫太宗子弘王正中為主，不克，遂作亂。…出據安廣地方，海陽之民，頻罹兵火，多至流亡。¹²⁰

安廣地方在今廣寧省，位於越南東北，與海陽省相鄰。又據《明實錄》關於莫正中及范子儀的記載，一則說「統海陽、海東二府」¹²¹，再則說「子儀收殘卒遯海東」及「擁眾剽劫廉、欽等州地方」¹²²，海東府在今廣寧省，即所謂「安廣地方」，欽、廉二州是中國廣東沿海。所有記載的指向，都與阮秉謙的西扈方向相反，說明了這不是同一件事情。

范子儀的平定在景曆三年(1550年)，據《大越史記全書》云：

景曆三年(1550)……莫使敬典等督兵，討莫正中及范子儀于安廣，逐之，獲子儀，送赴京斬之，傳首於明。明人不受，還之，正中奔於明，竟卒於明。¹²³

¹²⁰ 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16〈本紀〉，頁850。

¹²¹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卷331，頁6077，「嘉靖二十六年十二月甲寅」條。

¹²² 見同前註，卷347，頁6290，「嘉靖二十八年四月癸丑」條。

¹²³ 吳士連、范公著、黎僖撰，陳荊和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卷16〈本紀〉，頁

本條資料未記載月份，另據《明世宗實錄》嘉靖三十年(1551)三月甲辰云：「宏灑上表修貢，嗣又擒獲子儀等，函首獻功，并請歸正中，以全親睦。」¹²⁴從上表修貢及嗣又擒獲的先後順序看來，范子儀的死在景曆二年底到景曆三年正月間。阮秉謙有〈賀謙大王誕日〉詩，結云：「國勢民心尤可畏，願加謹戒不忘危」（《刻本》，11：60a），謙大王即莫敬典，詩意與莫敬典平定范子儀之事有關。不過，扈從西征詩所往的地點，與范子儀所盤據的安廣地方是一百八十度的反方向，因此，不能遽認阮秉謙所指的范子儀之亂。

雖然以上考證，只能排除一些可能性，不能找出真正的戰鬥對象。不過，不論阮秉謙這次離開隱居地是為那個戰爭，他確實是因為隱居地已經不能從容無事，才出來扶傾濟危的。即使如此，他在赴京之後，還作了兩首解嘲詩〈時有太師瀛國公馮長樂為詩嘲余，余因詩解嘲云〉：「釣名豈捷終南徑，拯亂曾施渭北籌」及〈時金城友人阮公以倏往忽來嘲余，余因賦一律解嘲云〉「屑屑徒勞老病身」（《刻本》，11：55b-56a），當時眾議的紛擾可以想見。由此看來，他從五十二歲歸隱後，到六十歲復出前，中間應未到朝廷來任職，我們難以查明的第一次西征，可能是短期的應召而來。

至於阮秉謙六十一歲（1551年）扈從西征之役結束後，到七十三歲（1563年）致仕前，他應在昇龍作官，沒有回到白雲庵繼續隱居生活。據一五六四年所作的〈自述〉詩云：

密勿趨陪三十年，老來重覓舊岩泉。繞溪竹徑風來細，近水書樓月到先。¹²⁵
「密勿趨陪」，是指在帝王身邊任職，「三十年」，從他致仕那年七十三歲倒數回去，就是在他四十五歲中狀元（莫登瀛大正六年[1535]），此後他歷仕莫登瀛、莫福海、莫福源、莫茂洽四朝，中間雖有幾年隱居，總計起來是三十年。所以，他致仕時，吏部尚書薊溪伯讚美他：「名冠儒科雷奮地，力扶日轂柱擎天。四朝勳業人中傑，九老光儀世上仙。」（〈吏部尚書薊溪伯甲澂〉，《刻本》，11：63a）。因此，〈狀元程國公履歷記〉說阮秉謙雖然接受莫朝官職，仍居住在白雲庵，並未到京城來，應非事實。

前面說過，現存白雲庵詩，大量作於他致仕前後，可是，從這些致仕後的

852。

¹²⁴ 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世宗實錄》，卷371，頁6636，「嘉靖三十年三月甲辰」條。

¹²⁵ 阮秉謙：《刻本》，卷11，頁66b。

詩篇看來，他雖然有了歸隱白雲庵的事實，卻潛存著被迫離開官職的情緒，例如他有四首〈自述〉詩，作於初致仕時，其中三首都話中有話：

萬里鵬冥早奮身，空時聊且戢鬚鱗。昔連金馬玉堂客，今伴青山碧水人。

(之一)

重招物論爲疏慵，歸意誰留馬首東。……

利名自古終爲累，文字從今不要工。(之二)

不待投章便解簪，田園舊約好重尋。……

何年再覩唐虞治，償了君民致澤心。(之四)¹²⁶

對於一個七十四高齡，退休第二年的前高級官員，住在白雲庵中，應該沒有什麼遺憾，可是他卻寫出這樣不放心的詩。致仕的次年，阮黃甲（阮迪康）來看他¹²⁷，行禮如儀，使他高興，他在〈甲子（嘉靖四十三年 [1564]）春旦阮黃甲具儀拜謁偶成〉，卻說出：「忘卻宦情都爾爾，……一片丹心帝闕高」（《刻本》，11：61b）這樣難以忘情帝闕的話語。另外還有：

行年七十四年餘，喜得投巾訪故居。……

誰是誰非休說著，老狂自笑太慵疏。（〈春旦作詩〉）

重憶田園詠去歸，老來休說事多違。（〈津觀寓興〉之十七）

人生七十古來稀，何必勞形事詭隨。（〈寓興〉之八）

致澤未酬吾夙志，區區深愧老非才。（〈津觀寓興〉之三十四）

亂世苟全知有幸，危時弘濟愧非才。（〈津觀寓興〉之二）

先幾奚待嘆良弓，出處隨時兩得中。（〈題中津館次前韻〉）

聖賢垂訓言猶昨，止謗由來在自脩。（〈津觀寓興〉之二十六）

古人仕止渾如是，向上須求學問功。（〈津觀寓興〉之九）¹²⁸

這些詩句表面似乎沒有問題，但是，只要想想，既然已經以「高年顯爵」退休，何必再管致澤未酬？還說出烏盡弓藏的話？更何必再強調不要說人是非，不要講事多違，最後還要自修正謗，研究古人致仕的自處學問。

¹²⁶ 詩見同前註，卷 11，頁 26a-b。其四末聯即〈秋思〉詩「危時憂國鬢成絲」（11：36b）之意。

¹²⁷ 黃甲本爲科舉黃榜、甲科，代稱進士。VHc1952 本，第一〇四紙，〈遇永世黃甲作〉題下注云：「北寧省順安府超類縣永世社黃甲阮迪康，登莫大正三年壬辰科第二甲進士第二名，事見《登科錄》。」

¹²⁸ 阮秉謙：《鈔本丙》，頁 12a-b；《刻本》，卷 11，頁 12a、25a、15a、9a；《鈔本甲》，頁 29b；《刻本》，卷 11，13b、10b。

面對這樣的詩句，我們雖然無從查考他最後為何會致仕，是不是有那些重大的人事磨擦，使他被迫歸休。然而相對的，從他這些惘惘不甘之辭中，就充分可以瞭解，在七十三歲致仕前，他必定在長期在京城任職，有著複雜的人事糾葛。〈事跡〉、〈履歷〉、〈譜傳〉所說的遠離莫朝，長期不入朝廷的隱者形象，根本是假造之詞。

六、結論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漢文學的造詣極其深到，他的年代，恰當明朝弘治末年到萬曆初年，正是明代前後七子活躍的時期，但是前後七子的復古運動既沒有影響到他，他接受的是比前七子更早的明代詩壇風氣及其流弊，大多數的詩篇都是七律。

本文以《白雲庵詩集》為處理對象，因為探討文集的時候，必須處理多重不同的層次，所以本文的各小節之間，表面上似無邏輯關聯，實際卻是環環相扣的。

本人多年來經營「現地研究法」，此文亦採用「現地研究法」，現地研究法講究對原始材料的精密考察，所以，我首先對越南國家圖書館在「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網站」所公開的六種阮秉謙詩的本子，進行整理，之後，再將「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館藏的十五個本子，一一核校。所見阮秉謙詩集包括：刻本，原刻一式兩種，補刻本一式一種，鈔本十四種，不含漢詩的喃詩鈔本二種。另外，收錄了《全越詩錄》和《四家詩集》中的阮秉謙部分，總共得到阮秉謙詩八〇六首。我也對版本編輯的錯誤作了糾謬，特別是各本都沒有看出來阮倩詩被誤為阮秉謙的問題。

而後，我以《白雲庵詩集》的內容記載為依據，並審慎的參考比阮秉謙年代稍早的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輿地志》，經由綿密的衛星地圖運算之後，再親身前往越南河內及海防，聽取學者專家的意見，進行客觀的現地考察，作出對阮秉謙的「中津」所在位址的精密擬測。

經過審慎的研究，我認為阮秉謙白雲庵中津館的指標地點——月渡（其位址應在北緯 20° 41'56.23，東經 106° 37'28.50" 之處），此處是有著五、六百年以上神祠老樹的舊渡口。接著，我以阮秉謙原詩的內容，解析了白雲庵建築群的分布結構，使原詩與現地得以互相證說。然後再以阮秉謙的「看山」書寫為

例，提出現地研究方式的賞析，為古詩鑑賞提供了全新的視野。

最後，我再以《白雲庵詩集》的內容，檢驗各本《白雲庵詩集》所附錄的四種阮秉謙傳記資料，發現它們都是以後黎朝的立場書寫，既不客觀也不正確。我根據阮秉謙本人詩句，證以安南古地圖，找出阮秉謙西扈之行的參戰意義，證明他的立場是傾向莫氏，糾正了各本譜傳的錯謬。

至於詩集中也占了很大比例的詠物時令詩，由於它們大多數是脫離作者本人的生活，直接去描摹其主題物，價值並不高，令人懷疑阮秉謙為何會投入許多力量來寫這一類詩？因為篇幅所限，未作討論。

越南莫朝詩人阮秉謙 《白雲庵詩集》現地研究

簡錦松

阮秉謙(1491-1585)是越南莫朝的著名詩人，本文研究採用現地研究法，以阮氏的《白雲庵詩集》為對象，針對詩集的研究需求，預期解決以下四個問題：(1)了解《白雲庵詩集》的現存狀況，並指出誤入本集的他人詩作。(2)考定阮秉謙「雪金江」的現代指謂，並對「中津月渡」作出GPS定位。(3)重建白雲庵與中津觀(館)的現場形貌，並以「看山經驗」，探析白雲庵詩的寫實趣味。(4)修正流傳的阮秉謙譜記內容，為阮秉謙重作歷史定位。

關鍵詞：越南 阮秉謙 《白雲庵詩集》 現地研究

On-Site Research on Nguyễn Bình Khiêm,
Vietnamese Poet of the Mạc Dynasty,
and His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CHIEN Chin-sung

Nguyễn Bình Khiêm (1491-1585) is a distinguished poet of the Mạc Dynasty of Vietnam. The present study conducts on-site research into his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The aim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examine this collection and to identify works by other poets that are wrongly collected into it;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n site of his “Xue Jin Jiang”; and to compare and contrast it with Zhongjin Yuedu, using GPS; to reconstruct the settings (including Bạch Vân Am and Zhongjin Guan) and to explore the realism of his poems; and finally, to emend the biographical records and background information about the poet, as well as to review his role in the history of poetry.

Keywords: Vietnamese Literature Nguyễn Bình Khiêm *Bạch Vân Am thi tập*
On-Site Research

徵引書目

-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文獻瀚典全文檢索系統》，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84年。網址：<http://hanji.sinica.edu.tw>，檢索日期：2012年6月9日。
- _____：《越南漢喃文獻目錄資料庫系統檢索》，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0年。網址：<http://140.109.24.175/pasweb/default.asp>，檢索日期：2012年6月1日。
-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校勘：《明世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
-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編輯部：《中國大百科全書·大氣科學分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87年。
- 《四家詩集》，出版年不詳，館藏編號：R.423·NLVNPF-1241，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吳士連、范公著、黎偉撰、陳荊合編校：《校合本大越史記全書》，東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附屬東洋學文獻センター，1984-1986年。
- 阮秉謙：《白雲庵詩集》，出版年不詳，館藏編號：R.2017·NLVNPF-0083，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_____：《白雲庵詩集》鈔本，館藏編號：R.1917·NLVNPF-0084，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_____：《白雲庵居士阮文達譜記》鈔本，館藏編號 R.105·NLVNPF-0081，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_____：《白雲庵先生》鈔本，館藏編號 R.101·NLVNPF-0082，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_____：《白雲庵詩集》鈔本，館藏編號 R.1718·NLVNPF-0515，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_____：《白雲庵詩集》鈔本，館藏編號 VHC1952-1953，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
- _____：《白雲庵詩集》鈔本，館藏編號 VHv1794，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
- 阮廌：《皇黎抑齋相公遺集》，紹平二年(1435)鈔本，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東京大學：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and Center for Integrated Area Studies, *Database of Comprehensive Urbanism of Hanoi, Vietnam*，參考河內同慶地輿志部份。網址：<http://area.net.cias.kyoto-u.ac.jp/hanoidb/L/index.html>，檢索日期：2012年6月20日。
- 高春育、劉德稱、陳燦：《大南一統志》，維新三年(1909)刊本，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許文堂：〈越南民間信仰——白馬大王神話〉，*Chinese Southern Diaspora Studies* (南方華裔研究雜誌) 4 (2010): 163-175。
- 張廷玉：《明史》，北京：中華書局，1974年。
- 梁竹潭：《南國地輿志》，維新二年(1908)刊本，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彭定求等編：《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
- 越南國家圖書館：《漢喃文獻典藏數位化計畫》(Digital Collections of the Vietnamese, Nôm Preservation Foundation)，網址：<http://lib.nomfoundation.org/collection/1/>，檢索日期：2012年6月1日。
- 壽昌居士方亭(阮文超)：《大越地輿全編》，成泰庚子年(1900)刊本，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劉春銀、王小盾、陳義主編：《越南漢喃文獻目錄提要》，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2年。
- 潘輝注：《皇越地輿誌》，明命十四年(1833)刊本，越南國家圖書館藏。
- 鄧鐘：《安南圖誌》，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1年。
- 黎貴惇編：《全越詩錄》，出版年不詳，館藏編號 A132，越南社會科學院漢喃研究所藏。
- Google com：“Google Earth Pro” 程式伺服器。
- Hà Huy Giáp. *Tập Nghiên Cứu và Bình Luận Văn Học Chọn Lọc* (文學研究論文集).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Hà Nội, 2001.
- Ngô Đăng Lợi, *Nguyễn Bình Khiêm Danh Nhân Văn Ho* (阮秉謙：世界文化名人). Hà Nội: Bộ Văn Hóa Thông Tin Và Thể Thao, 1991.
- Nguyễn Huệ Ch. *Trạng Trình Nguyễn Bình Khiêm Hải Phòng 1991*. Hải Phòng: Hội Đồng Lịch sử Hải Phòng Viện Văn Học Việt Nam, 2005.
- Tạ Ngọc Liên. *Renowned Vietnamese Intellectuals: Nguyễn Bình Khiêm*. Hà Nội: Thế Giới Publishers, 2004.
- Trần Thị Băng Thanh, and Vũ Thanh. *Nguyễn Bình Khiêm – Về Tác Giả Và Tác Phẩm* (阮秉謙：作家與作品). Hà Nội: Nhà Xuất Bản Giáo Dục, 2001.
- Viện Khoa Học Xã Hội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Nguyễn Bình Khiêm Trong Lịch Sử Phát Triển Văn Hóa Dân Tộc.” Thành Phố Hồ Chí Minh: Trung Tâm Nghiên Cứu Hán Nôm, 1991.